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

計畫名稱：

客家文學作品中的「委婉」表現

計畫主持人：邱湘雲

所屬單位：彰化師大台灣文學研究所

職 稱：助理教授

執行期間：2008年4月—12月

撰寫日期：2007年11月30日

本報告係接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獎助完成

特此致謝

【內容摘要】

「委婉」是語言中常見的一種文辭表現，所謂「委婉語」就是用曲折方式來表達說話者情思的一類特殊語彙，「委婉語」的英文 euphemism，整個字即「好的言語」之意。委婉語能將具有負面意涵的詞語（諸如「性、老、病、死」等）予以修飾，創造出新的詞語以代替原來的說法，進而使文辭發揮雅化及美化的效果。

一般將「委婉語」分為「傳統委婉語」與「文體委婉語」兩類，本文則以為：廣義來看，「委婉語」還應納入「文學委婉語」一類：「傳統委婉語」及「文體委婉語」主要指日常交際語言中大家所熟知熟用的「口頭委婉語」，基本上它屬「語言學」或「語彙學」範疇，這其中委婉方式的選擇會因不同族群而有不同的價值觀念取向，因此這類委婉語背後往往涵藏豐富的文化底蘊，本文以為二者可合稱為「口頭委婉語」。至於「文學委婉語」則指文學作品中作家為文章修辭所創造出的非固定語句，它偏向於「言語」及「文學」範疇，其中展現了文學中的含蓄之美。

台灣客家文學作品中有不少委婉手法的表現，尤其小說之中，因為小說本身具有「對話」的性質，其中有「口語委婉語」，也有「文學委婉語」，口語委婉語有研究社會、文化語言的價值，文學委婉語則具有文學語言的可看性，因此值得對委婉語的表現作一通盤觀察。本文依李喬所列台灣客家文學家的分類，並參酌前衛出版社所出版《台灣作家全集》，選出賴和、呂若赫、龍瑛宗、鍾肇政、吳濁流、鍾理和、李喬、鄭喚、黃娟及鍾鐵民等十位作家，由他們的作品切入以探討客家文學作品裡的委婉表現手法。文中首先探討委婉語的形成因素、語言價值、理論基礎及語用特性，其次找出這些作品中「口頭委婉語」與「文學委婉語」語言形式的實際表現，最後則探討這些委婉語的修辭表現技巧：分別由以下八大方面來討論客家文學作品中委婉語的形式表現以及修辭技巧：

- 1.有關「死亡喪葬」的委婉語及其修辭技巧
- 2.有關「疾病」的委婉語及其修辭技巧
- 3.有關「性事」及「身體器官」的委婉語及其修辭技巧
- 4.有關「人物職業」的委婉語及其修辭技巧
- 5.有關「事物情態」的委婉語及其修辭技巧
- 6.有關「錢財」委婉語及其修辭技巧

7.有關「處所」的委婉語及其修辭技巧

8.顯現「時代性」的委婉語其修辭技巧

以上可見委婉語的構成方式既豐富又多彩，從其語言形式來看，其中所運用的造語手段可歸納為：

A. 語音手段：

如賴和〈一桿秤仔〉中以「銀紙」代替「冥紙」，這類例子在文學作品中雖然不多見，但在客家人日常生活中一向如此稱說，而且至為頻繁，這種委婉語除了是以「吉」代「凶」，同時這種委婉語的形成也建立在語音上（「銀—冥」）上的關聯性。

B. 詞義手段：

諸多修辭格中最大的部分就是利用語義的關聯性作進一步的修辭，如「比喻」格是基於事物某部分「意義上的相似性」，「婉曲」格是「語義的折繞」，「閃避」格是「語義的模糊化」，「省略」格是「語義的留白」，「跳脫」格是語意的突接，而「雙關」格中除了「諧音」的雙關也還有「歧義」的雙關…這些都是依「語義」而形成的委婉表現。

對想要避談的事有更多情形是用「同義」或「反義」詞替代，這就形成了「委婉」的表達，其中有「同義替換」，如將死亡說成「過世」；有「反義替換」，如將「撿骨」說成「撿金」；有「近義替換」，如將「生病」說成「人不自然」；也有「轉義替換」，如將「自殺」說成「尋求解脫」等。

C. 語法手段：

眾多修辭格中，「省略」格省略句，「疑問」格則形成疑問句，這些則是運用句法變化而形成的委婉表現，足見委婉語研究不應只限於委婉語的探究，委婉語句也應列入以為探討對象。省略是把某些不願提及的字眼乾脆省去，文學作品中往往有省略不說而用刪節號帶過的委婉說法，如黃娟〈相親〉：「梅華常問我：『有發展嗎？』」其中省略了主語，又如鄭喚〈黑潮〉：「當茂吉發現他們的時候，他們驚慌了」是省略了賓語，這些都是「以不說為說」的委婉句式表現。

委婉語是經過加工提煉而美化的文學語言，其形式表現於語音、詞彙及修辭各方面。為達委婉目的創造了許多新詞，也賦予舊詞新的涵意（借喻）。

本文探究客家文學作品中的委婉表現，得到了以下幾點初步的結論：

（1）客家文學作品中展現客家人所避免言及的事物有哪些，以上八類委婉語只是大致分分類，其他方面的委婉語也一定還有不少，僅在這些方

面就可看到一個族群歷時的文化積澱，一族群的文化至今保留在日常口語中，因此客家委婉語可說是客家文化的一面鏡子，其中射出文化的光芒色彩。

- (2) 在台灣文學作品中，本文觀察到為達委婉的目的而運用的修辭技巧就有二十種以上，其中展現豐富而靈活的語言藝術手法。
- (3) 以上委婉語就「修辭技巧」來看，其中以「比喻」、「省略」等修辭技巧為最常見。隱喻使喻體掩蓋了本體，因而避開了所忌諱的事物，「比喻」可以根據禁忌事物的特點，將其描繪成具有相同特點的可以接受的事物，例如客語將「死亡」喻為「變仙」，而「撿金、金斗甕」的喪葬習俗則是把「骨骸」委婉比喻成「黃金」。隱喻思維中具有「相似律」，以相類似的其他事物為喻可免尷尬和不妥。文學作品中如「較大尾」、「彫古董」、「土饅頭」等也是生動的比喻性說法。隱喻使委婉語更具文學韻味。
- (4) 十位作家對時台灣人民當時所處的時代及生活都能有委婉的敘述，其身處日治時代，言論自由受到箝制，因應特殊的時代背景而形成了特殊的時代性委婉語，這是台灣文學委婉表現中較為特別地方，如羅成純研究龍瑛宗小說時曾指出：龍瑛宗小說具有「逃避主義」的傾向，而「這種逃避主義式的文學現象也可以說是那個時代的共同現象」。在日本統治時代，客觀現實不容許他們赤裸地批評殖民統治者，「委婉暗諷」或「避而不談」正是文人對這個時代的抗議方式，從其委婉的言語之中可以看到作者「作品背後所背負之茫茫黑暗的文化」，其中深具時代性。
- (5) 委婉語消極來說是為了避開「不雅」或「不敬」的說法，積極來看則是創造優美動聽的詞語，某些不被認同的社會行為經「委婉」手法化妝之後就衍生出較為文雅的說法，如說「桃色事件」比說「男女通姦」文雅得多了，說「理容業」比說「剃頭師」更有敬意，這類委婉語都是經過刻意修飾的結果。

以上可見委婉語在語言上具有淡化、雅化及美化等不可取代的修辭作用，委婉語辭需傳達本意又需具含蓄曲折的形式，為完成「曲達」的目的，其中各種修辭法都應用上來，探究其中運用的修辭技巧將有助語言修飾的提升。

薩丕爾《語言論》指出：「語言背後是有東西的，而且語言不離開文化

層面」，委婉語也是社會文化域的鏡象映射，在探究文學語言的同時，經由源頭溯求可同時也由其中照見其中所展現的客家文化及作者身處的時代與社會特色。在社會語用上，委婉語使語言表達更為得體；在文化層面上，委婉語曲折地反應出某一族群的認知文化價值取向；至於文學方面則由其中創造出更為優美的文學形象和言語意境，委婉語不管在語言交際、文學表現及文化表徵上都具有相當程度的重要性。

台灣話的委婉語有其共性，也有其特性，它側面折射出台灣語言的一個側面。客家文學中的委婉辭語具深厚的歷史文化傳承性及現代文學獨創性，語言與文化間可相互闡發，委婉語折射出臺灣語言的一個側面，使我們瞭解台灣客家的歷史與文化特色。委婉語是語言的一種形態，是社會現象，更是文化的結晶，其中具有濃厚文化意涵，委婉語的創造大大地充實了漢語詞彙語料庫，並創造出更為優美的文學形象和意境，其構成方式豐富且多樣，為文學作品增添了更多美麗的異彩！

關鍵字：客家文學、委婉、修辭、文學表現

目次

一、前言

二、「委婉」表現的性質探究

1. 「委婉」表現的形成因素
2. 「委婉」表現的語言價值
3. 「委婉」表現的理論基礎
4. 「委婉」表現的語用特性

三、相關文獻回顧

四、研究範疇與方法

1. 「客家文學」的定義及出處
2. 「委婉」表現的分類及探討
3. 取材範圍
4. 研究方法

五、客家文學委婉表現的內容及其修辭藝術

1. 有關「死亡喪葬」的委婉語及其修辭技巧
2. 有關「疾病」的委婉語及其修辭技巧
3. 有關「性事」及「身體器官」的委婉語及其修辭技巧
4. 有關「人物職業」的委婉語及其修辭技巧
5. 有關「事物情態」的委婉語及其修辭技巧
6. 有關「錢財」委婉語及其修辭技巧
7. 有關「處所」的委婉語及其修辭技巧
8. 顯現「時代性」的委婉語其修辭技巧

六、結語

客家文學作品中的「委婉」表現

一、前言

「委婉」是社會語言及文學語言中常見的一種文辭表現，所謂「委婉語」就是用曲折方式來表達說話者情思的一種特殊語言表達式，它能將具有負面意涵的詞語（諸如「性、老、病、死」等）予以修飾，進而創造出新的詞語以代替原來的說法，使文辭發揮雅化及美化的效果。

「委婉語」英文為 *euphemism*，這一詞語來自希臘語，詞頭「eu」意思為「good（好）」，詞根「phemism」意思為「speech（言語）」，整個字即「好的言語」之意。不管東、西方，語言中都有大量的委婉語，一般將英語的「委婉語」分成「傳統委婉語（*traditional euphemisms*）」與「文體委婉語（*stylistic euphemisms*）」兩類（曾慶茂 2007：132）兩類，並指出：「傳統委婉語」多與禁忌事物相關，禁忌事物直接表達是「禁忌語」，它會予人粗鄙、刺耳的形象，但若改以間接方式來表達，就能給人文雅、有禮的形象，而這種替代說法就是「傳統委婉語」。至於「文體委婉語」則指交際過程中，為了表示禮貌，為了避免刺激，為了爭取合作，或為了達到交際目的而產生的恭維、溢美之詞，它能將一些令人不快的事物以美言相稱，一般所謂的「外交辭令」便屬此類。

除此之外，本文以為廣義的委婉語還應包括「文學委婉語」一類。按「修辭學」著作中多列「婉曲」這一修辭格，如楊春霖、劉帆（1996：201）《漢語修辭藝術大辭典》：

婉曲是一種運用婉轉曲折、含蓄暗示的話來表達本意的修辭方式，又名『委婉』、『婉轉』、『折繞』。

「委婉語」成為語彙範疇內特定的一類，即使尚未形成「語」的文學委婉語句也同樣豐富了語言表現的園地。

台灣客家文學作品中有不少委婉手法的表現，尤其小說之中，因為小說本身具有對話性質，因此其中有「口頭委婉語」，除此之外還有更多作者所獨創的「文學委婉語」也不可忽略。本文依李喬等（2004）所列台灣客家文學家的分類，並參酌前衛出版社《台灣作家全集》而

選取十位客籍作家，其中包括賴和、呂若赫、龍瑛宗、鍾肇政、吳濁流、鍾理和、李喬、鄭喚、黃娟及鍾鐵民等人，以這十家的小說作品為客家文學的代表，實際進入各家文本，分別找出他們作品中的「口頭委婉語」及「文學委婉語」，探討這些客家文學作品中，委婉表現的形成機制、理論依據及造語特性，考察其中以委婉為目的的修辭手法有哪些。

委婉語在語言交際、文學表現及文化表徵上都具有某種程度的重要性，許多學者都注意到這一點，但今日研究多集中在口語中傳統委婉語及文體委婉語的文化表現，委婉語研究的主題主要也多集中在功能、目的、構造手段、種類劃分、特徵、跨文化對比、語用機制、翻譯及語境問題等方面（邵軍航 2007：2），然而一般僅將文學委婉語列為修辭學中的一小章，能結合「口頭委婉語」和「文學委婉語」作一整體探討者甚少，有關客家文學中的委婉表現更少有人作過探討，因此本文打算作一綜合性的研究，期能從中看到委婉語的多面性及委婉語研究的多樣性，也希望能由此對「委婉」在客家文學中的表現能有一更深入的認識。

二、「委婉」表現的性質探究

2.1 「委婉」表現的形成因素

「語言」的目的在於表達「語意」，語言學家索緒爾¹：「語言是表達觀念的符號系統」，「語意」是「所指」，「語言」是「能指」，本來語言符號本以表意「真切」，貼近「真實」為尚，然而世界各地的語言當中卻不約而同地出現這樣的一類詞語，它們對事物刻意不直接明說，而是力求語意能模糊不精確，企圖以側面烘托等方式來委婉的表情達意，這就構成了「委婉語」。何以會有「委婉語」的出現？歸納起來，其形成大致是由於下列因素的影響：

1. 文化上的「禁忌」因素：

觀看人類歷史可知：上古以來，人類的祖先由於科學不發達的緣故，使它們對語言符號和它所代表的事物之間的關係產生一些誤解，對不理解的神祕力

量感到恐懼，它們深信「語言」與「事物」間存在著某種必然關係，將語言看作是事物本身，對所害怕的事物不敢明言，因而了形成許多「語言禁忌」。再加上漢文化中有所謂「名實相副」、「禍從口出」、「一語成讖」等思想，爲了避免提及不吉利的事，爲免不吉利的語言招致不吉利的禍患，於是就形成了大家絕不可提的「禁忌語 (taboo)」或「語諱」。平日交際時，有些語言禁忌可以避開不說，然而有時卻仍會遇到無法迴避而非說不可的情況，禁忌事物如：死、老、病、性、排泄等事，平時表意時仍需指其所指，這時人們便自然而然地選擇用其他拐彎抹角的迂迴方式：既非說不可則換以婉轉方式說之，這種迂迴的言語方式便創造出「委婉語」²。其實「語言符號」本是中性的，索緒爾已指出：語言是符號，而符號本是任意的³，古人由於知識不足，誤以爲「語言能指 (signifier)」即「事物所指 (signified)」，不敢碰觸一些不吉利的語彙，造成一些「語言空缺」，這時「避諱性委婉語」就在彌補禁忌語的空缺中應運而生，因此害怕和禁忌可說是委婉語形成的最初心理。

黃濤 (2005: 217) 曾指出：「禁忌」大致可分爲三類：

1. 對敬重事物的禁忌：如對神靈、祖先等。
2. 對畏懼事物的禁忌：如貧窮、災禍、疾病、凶惡等。
3. 對嫌惡事物的禁忌：包括不潔之事、性事及殘疾等。

同樣的，避諱性委婉語也可由這三方面來加以觀察。可以看到：委婉語和禁忌語的關係是：人們由「崇拜 (敬) → 恐懼 (畏) → 禁忌 → 避諱 → 委婉」，委婉語可以取代某些禁忌語，將「不可說」而爲人所惡的「禁忌語」改頭換面即成「可說」而爲人所好的「委婉語」，因此有些委婉語實際上是禁忌語的變體，二者具有雙重共生的關係。有時一個禁忌語可以衍生多個委婉語，例如「死亡」最爲人們所畏懼，關於死亡的「禁忌」行爲特別多，關於「死亡」的委婉語也相形增加，像「過世、長眠、往生、升天、成仙」等皆是，因此文化上的禁忌可說是委婉語形成的最初因素。凡事多有「相對」的一面，有「禁忌語」就相對有「委婉語」產生，二者是對立面的互相轉化，二者其實都是基於同一觀念，只因人們相信「語言的力量」，因此一方面希望藉「避忌」這一語言行爲使自己能「避凶而趨吉」，另一方面則希望「委婉」的言語行爲能弱化語言的殺傷力。郭熙 (2004) 指出：「委婉語實際上是禁忌語的一種變

¹費爾迪南·德·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台北：弘文管出版社，1985年，頁24。

²見曹保平，馮桂華〈客家語諱的類型及成因〉，《喜應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2003年5期，117-119;117。

³同註1，頁93。

體」，「委婉語」與「禁忌語」相應而生，二者猶如孿生兄弟，一「避重」，一「就輕」，一為負面表達，一為正面陳述，一體而兩面。。

2. 語用上的「禮貌」因素

隨著社會科學的進步，往昔不少禁忌都被打破，如反映封建宗法觀念和等級制度的避諱現象現今已不復存在。今日禁忌已少，但為何現代委婉語仍在增加之中？這便不是由於禁忌因素，而是另有他因。仔細觀察，今日委婉語的形成多與現代社交講求「禮貌」有關。

英國語言學家杜佛瑞.利奇（Leech）（1983）在《語用學原則》中提出：會話中往往存在著「禮貌原則」，此理論指出：「禮貌是人類文明的標誌，是人類社會活動的一條重要準繩，作為一種社會活動，語言活動也同樣受到這條準繩的約束。」人群中懂得運用禮貌性委婉語，這是文明社會的表徵。尹雲鋒（2008）也指出：「委婉語與禮貌原則相一致，它是以悅耳、溫和、含糊、間接方式代替粗俗、生硬的表達。在交際過程中使用委婉語可以讓對方感到放鬆、友善、禮貌、周到。在現實生活中，有些事物或行為不宜直率的、確切地表達出來，這時就需要借助語言的模糊性，運用委婉語來改變說法，避免直言造成的不愉快。」這類禮貌性委婉語實際上就是所謂的「恭維之辭」、「溢美之辭」或「外交辭令」。

中華民族素有「禮儀之邦」的雅稱，待人接物特別重視合不合「禮」的表現，所謂「非禮勿言」，禮貌是社會文明的表現，對人們嫌惡的事物不宜直接表達，因為那會給人粗鄙、無禮的感覺，反之，如果能間接表達便會給人文雅含蓄、有禮而中聽的印象。委婉語是社會交際中重要的一環，懂得運用委婉語的禮貌說法可以避免尷尬與傷害，如不罵人愚笨而只說「不聰明」，如以「終戰」可取代「戰敗」的說法，專門「揀好聽的說」。「禮貌性委婉語」方式常帶功利目的，可以利他又利己，使語言交際達和諧的效果，如果說：早期委婉語多出於「禁忌」，現代委婉語則多是因為社會、政治或經濟等因素，為交際時出於「禮貌」而形成。委婉語是社交中的潤滑劑，話語得不得體，交際目的是否能達成，禮貌性委婉語是關鍵之一，語言交際時不可不知，相信隨著社會的進步及人類文明的發展，委婉語也將日形重要。

3. 文學上的「美化」因素

人的心理皆是好美而避惡，欲吉而避凶，委婉語除了作為禁忌語的替代、交際上的潤滑劑以外，它還基於修辭上的美化而形成。日常生活中，人們常將原來不好的、卑微的、骯髒的或說不出口的事物加以美化，以掩飾醜惡的一面，這顯現對「美」的追求是人群共同的心理。這類「美化性委婉語」一來可用於社會交際中，用以粉飾難以接受的事實，二來可以用於文學作品中，用以表示文雅格調。

黃慶萱《修辭學》（1990）曾指出：

說話或作文時，只用委婉閃爍的言詞，曲折的烘托或暗示出本意來，叫作婉曲…一件東西藏得越隱密，人們越有興趣去尋覓發掘，所以措辭愈委婉曲折，便愈能引起對方的注意和研究的興趣…在效果方面，婉曲的言辭比直接的訴說更容易感動人心，而不致於傷害別人的感情。

這種不直接表達本意，只用委婉曲折的方式來表達，在文學上叫「婉曲」，在語言學上則稱為「委婉語」。

歷來傳統文化非常講究「含蓄」之美，文學作品更推崇委婉韻致，文有餘味。按「含蓄蘊藉」向來是東方傳統美學的要義之一，六朝劉勰《文心雕龍》說：「文之有秀有隱：隱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隱之為體，義主文外，秘響旁通，伏采潛發」，所謂「隱」就是含蓄不露之意，含蓄具有意蘊深厚、委婉曲折、意味深遠等美化效果，如此的文章更為耐人尋味。後唐司空圖《二十四詩品》也曾將「含蓄」列為詩中一品，並指出「含蓄」的特色是「不著一字，盡得風流」，這說明運用模糊手法反而能使表意更為生動。劉熙載《藝概》也指出：「詞之妙，莫妙於以不言言之。非不言也，寄言也。」一直到錢鍾書《管錐編》劄記也推崇「含蓄」的效果，他說：「含蓄言之而未盡，欲吐復吞，有待引申，俾能圓足，所謂『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梅聖俞語）』」，可見自古至今，歷代文評家皆重視詩文中「含蓄」手法的藝術表現力。

文學委婉語也表現出這種模糊美、含蓄美。文學委婉語雖不明言直述，但其中運用豐富的意象，或塑造真實的意境，以意象、意境為媒介來刺激讀者再思考、再創造，從而增加作品的藝術感染力（王萍 2007：66）。

以上「禁忌文化」及「社交禮貌」可說委婉語形成的外因，「文辭美化」則可說是委婉語形成的內在因素。「避忌」與文化有關，「禮貌」與社交有關，「求雅」則與是與文學修辭有關，為避免忌諱而形成「避忌委婉語」，

為避免唐突無禮或觸怒他人而形成「禮貌委婉語」或「外交委婉語」，為避免粗俗不雅便形成「文學委婉語」，委婉語的形成因素大致如此。

2.2 「委婉」表現的語言價值

本文研究委婉語的表現是因為看到委婉語具有以下種種的語言價值：

A. 社會語言的價值

人群社交之中，一些不宜提及又必得提及的事物若改以委婉詞語說出便可使說話更為得體。委婉語將人群之間「不敢說、不可說、不好說、不願說」等話語轉換成另一種形式說出，這不但避開了不雅、不吉等負面意象，同時又可予人高雅愉悅的感受，符合社會所求。社會語言中常隱含一些隱形的語言規範，與人交際時不可不知，客語委婉語可說是客家人群社交場合中重要的一環，在交際語用上更不能忽略「委婉」這一層面的語言表現。

B. 文學語言的價值

委婉語能將一些令人不快的事物予以美稱，使文學作品增添曲折有致的文采。文學作品中的委婉表現可與「模糊美學」相呼應，文學委婉語形象生動而辭藻優美，其中含藏潛著審美意識。委婉修辭具有美化及雅化等文學效果，本文以〈客家文學的委婉表現〉為題，目的即在探討客家文學委婉手法的語言表現形式，從中探索客家高妙的修辭藝術及文學價值。

C. 文化語言的價值

委婉語曲折反應出某一族群的認知心理及價值取向，不同的族群使用不同的委婉語，客家委婉語詞底層或許含藏著客家人的深層思維與文化概念，因此本文想藉由客家文學作品中的委婉表現來追溯語辭背後所折射出的客家文化。

以上可知「委婉表現」是文學語言、社會語言及文化語言的一個重要介面，不管研究社會、文化、語言或文學都不可忽略這些層面的價值。

2.3 「委婉」表現的語用特色

歸納來看，委婉語具有以下的特性：

1. 雙層替代性

委婉語是外在的語言表現，說話者真正要表達的意思往往含藏在此委婉的形式之下。例如一些「委婉語」的反面是「禁忌語」，委婉語成了禁忌語的替代說法（如「長眠」是「死亡」的替代），這是委婉語「正反面」的雙面性。而表示「禮貌」的委婉語也必有一「不禮貌」的說法隱藏在它的對立面，如委婉的說「桃色事件」總比直接說「男女通姦」要禮貌得多。此外，委婉語還常運用「概念隱喻」（詳下文）的方式來轉移焦點，「概念隱喻」運用在委婉語中，它刻意凸顯「相同的」，但屬「好的訊息」，同時也刻意隱藏「不同的」、「不樂見」的訊息，進而對所指稱的事物發揮了「凸顯」和「隱藏」的雙重功能，可以看到委婉語具有各個不同層面的雙重性：「禁忌－委婉」、「精確－模糊」、「顯性－隱性」、「醜惡－美化」、「相似性－相異性」、「表面域－目標域」…，這些雙層表現之間都有某種程度的關聯，因此可以「以此代彼」，作為不直明說事物的替代說法。

2. 間接距離性

委婉語可以雅化敏感話題，它避開「直接」表達的方式，改以「間接」性的手法對不宜明說的事物作曲折性描述，由此拉大了心理距離。委婉語也刻意拉大「能指」和「所指」之間的距離，由此增強委婉的效果。原始委婉語的產生肇因於語言禁忌，為避免對禁忌事物發生聯想，因此拉大其間的距離，不過此間的距離又不可過大，以免聽者無法作聯想。整體看，論述的內容是語義的中心，這語義中心只有一點，但環繞在中心外圍旁敲側擊的說法卻可以有許多種，如漢語有關「死亡」的說法就不下數百種，這一來可避免近距離的衝突，二來也增加語言交際的靈活性⁴。

⁴周麗蕊〈從英漢語的塔布現象看語言的模糊性〉《連雲港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1,4期 p51-51;p51。

3. 含蓄模糊性

委婉語常運用抽象不明確或模稜兩可的事物作隱喻或暗示，含蓄而迂迴的表達原本真實而赤裸的意念。如《紅樓夢》十一回：「尤氏道：我也叫人暗暗預備了，就是那件東西不得好木頭，且慢慢的辦著呢。」依上下語境可知：「那件東西」即是「棺木」的模糊說法。一般語言中也常有一些刻意模糊的說法，如國語以「方便」代替「上廁所」，再如女子生理期被認為是不潔的象徵，因此不管華語或客語裡都不直說而改用「那個」一詞來一語帶過；台灣閩、客語不少委婉語具有模糊性的一面，如「生病」閩南話說「人無爽快」，客家話說「人唔自然」，再如海陸客語中「與人私通」說成「合到人」，離婚說成「割戶」等等，這些都是刻意模糊的委婉說法，由此而達到語意含蓄的效果。

4. 文雅美化性

古典文學鑑賞中，直言不諱向為文人所忌，文雅委婉才是詩文上品，一般也以為粗俗語言是低層次文化者所為，高雅文士對此則有所不屑，因此有教養的人們說話時總是力戒粗俗卑陋而注意採用「雅緻」的語言形式，挑好聽的、高雅的方式來說，由此顯示自己身份形象之高貴，因此委婉語往往悅耳動聽，是具文雅色彩的「雙言巧語」。

以上可以看到委婉語多元的語用特性，由於這些特性，使委婉語的應用更為廣泛而靈活。

2.4 「委婉」形成機制的理論基礎

理論是支持研究的關鍵，委婉語的形成機制可以以下兩點理論來說明：

(1) 就心理言，委婉語符合「認知隱喻」理論

美國認知語言學家雷考夫（G·Lakoff）& 詹森（M·Johnson）（1980）指出：「我們用以思維與行為的日常概念系統，其本質在基本上是譬喻性的。」「譬喻」遍佈在語言之中，人們造詞時往往借助「譬喻」將舊有詞彙重新組

合以創造新的詞彙，以承接新的概念，因此「概念隱喻」的認知方式大大影響了詞彙的衍生。按「概念隱喻」又稱作「認知隱喻」，此學說主張：事物由「源域(source domain)」向「目標域(goal domain)」作跨概念(cross-domain)映射的過程，「概念隱喻」所要探討的是語詞形成的認知過程，「概念隱喻」是人類認知世界，建立概念的主要方式，同時也是新詞發展的內在動力(邱湘雲 2008)。

委婉語的形成方式中，許多形式是藉助了「隱喻」而形成的，束定芳(2000)已指出：「委婉是一種語言的普遍現象，許多委婉語是通過隱喻構成的。」而根據於于輝(2008：55)統計：張拱貴《漢語委婉語詞典》當中，隱喻式的委婉詞就佔了 57%，可見隱喻確實是委婉語形成的重要方式之一。

隱喻中，本體和喻體間具有某方面的相似性，委婉語的生成機制便是透過這種「相似性」的聯想而形成的。在隱喻式委婉語裡，原事物和新事物間往往具有某些相似性，其相似性的構成方式可能是形狀相似，也可能是功能、心理、位置、印象、聲音等地方具有某些相似之處(劉汝山、姜曉瑜 2005：84)。諶莉文(2006：18)曾提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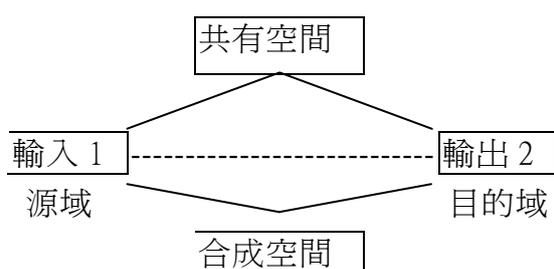
從認知隱喻來看，委婉語是一種概念化的隱喻，委婉隱喻的認知基礎是源域和目標域概念間的相似性聯想。通過凸顯源域概念揚升語義，凸出顯性(explicit)語意而掩蓋隱性(implicit)語義，通過聯想的類比和映射，將一個認知領域投到另一個認知領域上，在兩者的互動中整合出一種新的感悟和認知。

按 Lakoff & Johnson(1980：10-13)也多次提到概念隱喻的兩個重要功能：凸顯(Highlighting)與掩蓋(Hiding)，概念隱喻式「委婉語」是通過源域來理解目標域，在這過程中會「凸出某個方面而掩蓋另外的方面」，這與委婉語的形成動機正可相符合。「隱喻」和「委婉」同樣都涉及「源域」和「靶域」的映射，只是委婉語使目的域(本要表達的不雅、不吉、不潔等詞語)「隱性化」，使源域(新造的委婉語)「凸顯化」。「概念隱喻」隱藏的部分即委婉暗示的所在，「概念隱喻」試圖對語言加以純化，避開不好的聯想而留下好的聯想，如死亡的痛苦聯想，委婉語試圖便將之隱藏(曹蔓 2005)。

「概念隱喻」還牽涉到「範疇化」理論，「範疇化」理論中有所謂的「原型範疇」理論，此理論指出：每一範疇都有一原型中心，範疇是圍繞原型而建構的(于輝 2008)。據此來看委婉語：委婉語的「原型」語詞若是亟欲迴

避的語詞，人們會想要尋找其他非原型的特徵與外界作連結，由邊緣語意指向中心語意，由此亦可間接表達文意。

不少同根的語意（如「死亡」）會形成許多不同的委婉語，它們之間會形成一聚合體系，因此可以利用「概念整合理論」對委婉語的形成機制作一解釋。「概念整合理論」後來從隱喻的「源域」及「靶域（目的域）」兩個域發展到四個心理空間，此即 Fauconnier 的「心理空理論」，其中包括：輸入空間、輸出空間、共有空間、合成空間，四者之間的關係是：



「概念隱喻」會提取兩個空間共有的（相似的）元素，由施事者先定位目標中某一特徵，心理空間上先有特徵上的聚焦，並且找到源域與之搭配，進而形成合成空間而形成新的概念（丁川 2007：157）。

束定芳（2000）還提到：「隱喻的魅力在於破一個舊有的範疇，而在原來範疇的廢墟上建立一個新的邏輯疆界，尋找新舊範疇間的相似點，破壞的是色彩義，破壞之餘也掌握住原域的理性義，只是予以淡化。」對所欲委婉表達的語言事件進行概念化的認知處理，使原本的概念進行再組織，這對早已形成的語彙是一種反動，它使我們重新認知並整合提取概念，因此委婉語的形成可說是一個「再範疇化（recategorization）」的過程（馮莉文 2006：19）。不少委婉語是通過「概念隱喻」的手法將已有而不好的概念進行重新的概念轉移，因此可以說：「委婉」意涵之所以能形成是由於概念重新整合的結果。

（2）就語用言，委婉語符合「關聯—順應」理論

陳敏（2008：5）指出：「交際中使用委婉語的過程是依據交際語境，尋求最佳關聯，順應關聯假設，從而獲得最佳語境效果的過程。交際中使用委婉語的過程是依據交際語境以尋最佳關聯」。

Sperber 和 Wilson (1995) 提出了「關聯理論」，其中指出：交際實際上就是一種「明示」到「推理」的動態過程，是新訊息對舊訊息不斷肯定，加強或不斷否定的過程，是新舊假設不斷相互作用的過程。

Verschueren (1999) 則提出「順應理論」：此理論主張「語言順應論認為語言使用過程是不斷的，有意無意的，受語言內部或外部的原因左右而選擇語言的過程，話語的需要和說話人的心理世界是要相互應的，語言交際受雙方心理及情感影響，由於交需要，受社會文化規範的制約，是對心理、社會、文化的順應，簡單地說，語言使用過程是在不同的意識程度下對語言結構與語境相關成分之間的相互順應過程，此順應論涉及文化、社會、心理與認知等因素（李元勝 2007：64）。

楊平（2001）則吸取上述學說而成「關聯－順應」這一新的語用模式，他指出語言選擇和運用是說話人尋求關聯且順應關聯語境的過程。

隱喻是一對一的映射，以一物代替一物用一個心理空間的概念去解釋另一個心理空間的概念，形成雙重影像，由此指通過隱喻中的異常搭配來引起人們通常的聯想關係和相對應的意象（劉汝山、姜曉瑜 2005：6）。而交際是語境因素和語言選擇相互關聯且相互尋求順應的動態過程，「概念隱喻」由源頭上來探討，「關聯順應」理論由語境上來探討，二者可以說明委婉語形成背後的語言機制。

三、相關文獻回顧

有關語言「委婉表現」的探討並不少，但多見於社會、文化、文學或語言各個不同領域的各自探討，綜合性的討論並不多，然而事實上以上各層面的委婉表現彼此之間是密切關聯的，應作一綜合性的討論。至於討論客家語言或文學裡的委婉表現又少之又少，據本文粗步蒐羅僅見：

A. 嚴修鴻(1999)〈客家方言中的言語禁忌及委婉表達〉，《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3期

文中探討廣東平遠客家方言中的言語禁忌和委婉表達，首先列出此處客家話的言語禁忌主要表現在忌諱死亡、疾病、衰敗、性事、汙穢、鬼怪及其他方面，其次探討言語禁忌所導致的語言變化，並從詞彙、語音、句法等方面探討委婉語對語言發展的影響。此外還指出：言語禁忌還影響到個別句式

的選擇，如「氣得要死」說成「氣去㗎一」，「多得要命」說成「多得㗎一」，與吳語相似。由本文可見「委婉」手法不只表現在語彙、語彙當中，句子的形式也會因委婉而有所改變，形成委婉語句。本文舉例詳細，不過一些委婉語並不見於台灣客家話當中，由此可知委婉語尚有地域上的不同表現，即使同為客家話也未必可以一概而論。

B. 鐘俊昆（1999）〈贛南客家禮俗與方言中的委婉語〉，《贛南師範學院學報》1期

文中指出客家人有重禮、敬神、崇祖的族群文化，因此客家人非常重視不同語境下語言表達的禮節，語言「禁忌」原則導致委婉語的使用；贛南客家方言委婉語主要有五種形式，如嫁妝中的小便桶換稱為「子孫桶」，工作中遇蛇改稱「軟藤子」，這是「詞語的換用」。「飯」音同「患、犯、翻」，因此「飯勺」稱「盛勺」，「飯甑」稱「順甑」，這是「諧音的套用」。又如客家俗諺中有「七不出、八不歸」之語，這是因為古代有因無子等七種原因而休妻的「七出」之說，「七」諧音「妻」，故不妥。至於「八」則是「岔」、「分」之首，所以在外者逢八不歸，以免團聚旋即分離，而這是「韻語的沿用」。再如「芹」音同「窮」而改稱「富菜」，「韭」諧音「久」而改說「快菜」，這是「反語的效用」；而碗稱「蓮花」，睡覺稱「拖條」等則是「隱喻的暗用」。本文指出：不少客家委婉語都與當地禮俗有關，其共同目的是表達美好的祈願，爭得補償性心理撫慰，作為一種精神寄託的方式。儘管委婉語與其實際語義之間有時並不存在邏輯意義，只存在一種禮俗的約定性，但對它的研究將有助於認識客家方言語用內涵的多層性和豐富性。

C. 賴文英（2004）〈客方言中的委婉語—以新屋鄉豐順客話為例〉，《語文與國際研究》1期

文中乃就桃園新屋鄉豐順腔客話為探討對象，全文旨在探討禁忌語與委婉語之間的互動關係，並嘗試從修辭學的觀點來分析委婉語。文中指出委婉語的產生背景有三：一是由於禁忌、避諱，如面稱母親為「阿嬤」；二是為求文雅含蓄，如奸夫淫婦婉稱為「兩伙計」；三則為求幽默效果，如對難以伺候之人會用帶有詼諧的句子說「汝佻鬚鬚」。其中又特別探討因禁忌而產生的委婉方式，有：「迴避不說」（如稱「月經」為「那個」）、「改以他稱」（如稱「鱉」為「團魚」）、「避諧音改吉義」（如「豬舌」稱「豬利」）、「避字義改吉義」（如「豬血」稱「豬旺」）、「避直諱改字序」（如稱因

祖藉豐順而改稱「順豐」），以及「避直諱改他稱」（如稱父親為「阿叔」）等。文中最後並指出：各地方言有不同的禁忌語和委婉語，可以是「此有彼無」，也可以是「昨是今非」，委婉語和禁忌語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會隨著社會時代的變化而有所消長。

D. 劉燕、黃偉鋒（2007）〈贛南客家話語諱與委婉語〉，《語文學刊》11期

文中指出：言語禁忌和委婉語於在各民族語言中普遍存在，它與一定的民俗相結合而構成一種特殊的語言文化現象。本文首先探討贛南客家話禁忌的主要內容，有「忌死亡」、「忌疾病」、「忌破財」、「忌污穢粗俗」等。其次則探討言語禁忌、委婉語的產生與文化心理即在於「趨吉避凶」四字。文中還指出客家先民為避戰禍，千里南下來到偏僻的贛南山區，他們更多地感受了生離死別的痛苦、安身立命的不易，因此更渴望平安幸福，趨吉避凶的心理也就特別強烈，這種渴望和順的心理正是整個中華民族感情好惡的縮影，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們的民族文化心理及文化特質。

E. 邱湘雲（2007）〈委婉語在台灣語言及台灣文學中的表現〉，《第四屆台灣文學與語言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南：真理大學語文學院

本文探討委婉語形成的原因、委婉語的構造原則、委婉語的種類、委婉語的語言形式及修辭手段等，其中論及台灣語言中「傳統口語委婉語」及台灣文學作品中的「文體文學委婉語」。文中由語言學的語音、詞彙及修辭學的借代、比喻及省略等技巧來考察這些委婉語的表達方式。文學作品中有不少委婉詞語的修飾表現，本文擇取《台灣作家全集》中賴和、吳濁流、鍾理和、鍾肇政、龍瑛琮及李喬等六人的小說作為觀察對象，並指出：各類委婉語的創造大大充實了漢語詞彙語料庫，增添了作品的文采。委婉語使語言表達更為得體，在文學上具有淡化、美化及雅化等不可取代的修辭作用，並創造出更為優美的文學形象和意境；在文化上委婉語還曲折地反應出某一族群的認知心理及價值

取向。委婉語在語言交際、文學表現及文化表徵上都具有某種程度的重要性。

F. 胡德榮（2008）〈贛南客家方言中的委婉語〉，《現代語文（語言研究版）》5期

本文研究贛南客家方言中的委婉語，指出委婉語的運用範圍，包括死亡殯葬（如小孩夭折叫「沒帶到」）、性愛生育及器官排洩（如「下身」指女性

性器)、動物性徵及交配(如狗交配叫「打欄」、日常生產生活(如抓中藥叫「撿涼茶」、疾病傷殘及身體缺陷(如瞎眼叫「眼矇」、耳聾叫「耳背」、不良行爲及現象(如已婚女人與人通奸叫「帶契哥」)等。其次指出委婉語的構成手段:有語音、詞彙、及修辭手段三種,「語音手段」有避音及減音,「詞彙手段」有詞語替換及使用模糊詞語,「修辭手段」則運用比喻、借代、反語等技巧。本文述及委婉語的功能,指出委婉語有避諱及禮貌兩大功能,最後並歸納委婉語有正面委婉語及反面委婉語,有有意識及無意識委婉語之分,委婉語廣泛運用於社會生活中,有消有長,具有鮮活的生命力。

以上六篇文章專門針對對客家話裡的委婉語作討,這方面的研究是近十年來才形成的新興子題,諸家或從委婉語的形成原因、委婉語的使用範圍、委婉的方式、委婉的功能等方面來探討委婉語,對本文之作皆有所啓發,但總覺仍有不足之處:

其一,如前舉一、二、四、六篇所探討者乃是大陸的客家話,其中所舉部分委婉語詞未必見於今日台灣客家話當中。

其二,第三篇賴氏文章所論雖為台灣客家話,但僅以豐順客家話為語料,按豐順客家話僅為客語次方言的一小支,至於其他多數人使用的四縣及海陸客語的委婉表現則尚未有專章探討。

其三,諸家所探討多偏向社會語言及文化語言層面,然而「委婉」本身是出自一種「含蓄美」的心理,除口頭語之外,書面語或文學作品中也有許多委婉表現,這一般列入修辭學範疇,然而修辭不只可應用在文學上,但日常話語之中也必須具有話語修辭的素養。

就語言的「委婉表現」這一子題來看,其實包括兩個範疇:一是傳統的「口語委婉語」,二是非傳統的「文體委婉語」⁵,前者稱「委婉語」,屬於語彙學範疇,後者稱「婉轉辭」⁶,屬修辭學範疇。束定芳、徐金元(1995:17)指出:

其實,民間語諱的描述也可以在大量的文學作品中,尤其是小說和散文中找到,可惜的是至今未有人系統地收集,整理這方面的資料。

⁵王成宇〈思維與英語委婉語〉,《焦作大學報》,2006年2期。

⁶劉光婷〈現代漢語委婉語論略〉,《隴東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2期,頁5。

可見一般研究委婉語多僅討方言口語中「委婉語」，卻未蒐集文學作品中所記錄的委婉語，本文以為：文學作品中不只記錄口頭委婉語，其文學、美學上表達「委婉」的創作手法也宜一併作一探討。束定芳、徐金元（1995：17）還指出：

自陳望道先生開始，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國語言研究者們對委婉語的研究主要是從修辭的角度來進行的，修辭學對委婉現象的研究，其重要貢獻是突破了在字、詞上的研究，將委婉語的概念擴展到了句子，甚至是篇章的層次。但其缺點也顯而易見：對委婉語的界定不明確，無視委婉語產生的社會原因，對委婉語的本質特徵揭露不深。

按陳望道《修辭學發凡》作於 1932 年，然而自 70 年代以來，國外的社會語言學傳入中國，對委婉語的研究便逐漸由文學語言轉向到社會語言方面，如 1983 年陳原出版的《社會語言學》便是社會語言學角度探討委婉語。然而本文以為，經由種種探討，可知「委婉」表現涉及社會、文化及文學語言各個層面，目前社會學和語言學的分頭研究不夠全面，這兩個路徑其實可以縮合作一統整性的研究，可作一通盤探討。以上所列二、三、五、六篇能探討委婉語中的修辭方法，其中第五篇則能兼顧口語委婉語及文學委婉詞兩方面的表現，然而可惜的是觀察的對象僅及五位作家的作品，觀察層面不夠廣，部分論點也有值得再補充的地方。本文撰稿動機即為接續前者的研究，目的在以更廣闊的角度「客家文學」作品中「委婉」的種種表現，由此以凸顯委婉語表現應用之廣泛，且展現一結合研究的道路：唯有兼顧「委婉」在口頭及文學上的表現，「委婉」的語言之美才能探討得更加深入。

四、研究範疇與方法

所有文類中，客家文學可說頗為擅長於小說一類，投入這一行的作家所創作的作品表現也至為出色，因此本文擬由台灣文學作品集中的客家小說入手來探討客家文學在「口頭委婉語」及「文學委婉辭」這兩方面的表現，但在探討之前仍有幾點需加以說明：

1. 「客家文學」的定義及出處

何謂「客家文學」？其定義至今仍有爭論，莫衷一是，本文參考鍾肇政⁷、羅肇錦⁸、黃恆秋⁹、李喬及徐碧霞¹⁰等人的定義後來加以探討：

鍾肇政先生主編的《客家台灣文學選》，則以為「客家作家」涵蓋三種類型的身份：

1. 生於斯長於斯的客籍作家，如吳濁流、鍾理和、鍾肇政和李喬等。
2. 福佬客作家，賴和、呂赫若、宋澤萊和張良澤即是。
3. 外省客作家，林海音和周伯乃屬此類。

本文以為：鍾肇政先生的看法太過寬泛，福佬客作家中，像宋澤萊和張良澤等福佬客籍作家可能本人也未必承認自身作品有客家意識，是否可列為「客家文學」是得爭訟之處，至於外省籍作家如林海音作品未有客家意識，只因籍貫為客家而列過客家文學，這種說法似乎過於牽強。

若外再看李喬、許素蘭、劉慧真編（2004：2）《客家文學精選集：小說卷》，所界定為標準：本書以為：所謂「客家文學」的定義是：

1. 作品中含有「客家意識」，有客家人或客家社會的生活方式、行為模式、思考模式及價值觀等的作品
2. 作者是客家籍人士
3. 用客家的生活語言寫作的作品

李喬（2004）依此選出十一人作品以為客家小說的代表，此十一人起自「台灣文學之父」的賴和，之後有呂赫若、龍瑛宗、吳濁流、鍾理和、林海音、鍾肇政、鄭煥、黃娟、鍾鐵民及李喬等人。

本文以為：李氏定義大致能掌握「客家文學的精神」，值得爭議的幾位作家中：賴和是「台灣新文學之父」，其詩中早已明言「我本客屬人」，其祖父能言客語，到賴和本人則為福佬客，其詩文所表達雖非明顯有客家意識，但卻其「台灣意識」站在較高的頂端看待台灣各族群人民的悲苦，整體而言也有「台灣客家意識」流露其中，因此也可列入客家文學代表作當中。至於呂赫若是台中豐原人，祖籍廣東饒平客屬人，曾祖原居桃園龍潭，後遷居台中（鍾美芳 1993：220），雖然生平中學者曾述及他教書時因為不暗客語而調至他校，但其筆下所寫皆為客家生活所熟悉的時代情景，細察文章中還可發現

⁷鍾肇政編(1994)《客家台灣文學選》，台北：新地文學出版社

⁸羅肇錦（1991）〈何謂客家文學？〉，《台灣文學》第5期，頁176—179。

⁹黃恆秋（1998）《台灣客家文學史概論》，台北：客家台灣文史工作室。

¹⁰徐碧霞（2004）《臺灣戰後客語詩研究》，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現出現有「月光光」、「怪怨」等客家語彙¹¹，因此本文以為可以列入客家文學來探討。然而李氏以為林海音女士作品可列入客家文學中，本文則以為這點值得商榷，按林海音父親為苗栗客家人，但其本身在大阪出生，出生後曾回到台灣，但不久又舉家遷往大陸北平居住，其作品有不少如《城南舊事》，是專寫北京城的古老習俗或思憶那兒發生的童年往事，一般將她的作品歸為「兒童文學」、「女性文學」或「台灣當代文學」的代表而鮮少歸為「客家文學」者，雖然她曾擔任《當代台灣著名作家代表作大系》顧問，完整介紹台灣作家作品，對台灣作家作品的傳揚不遺餘力，但畢竟本身作品無客家主體思維在其中，況且對照前衛出版社所出的《台灣作家全集》也並未將林海音女士列入，因此本文以為：凡「客家人」，本身具「客家思維」或「台灣意識下隱含客家意識」，且筆下所記錄可見「客家事」或「台灣事底下並寫客家事」的，這類作品方可列入「客家文學」之中，因此本文將賴和、吳濁流、呂赫若、龍瑛宗、鍾理和、鍾肇政、鄭喚、黃娟、鍾鐵民、李喬等十家列為本文探討的對象，至於林海音則未列入討的行列當中。

2. 「委婉」表現的分類探討

「委婉語」的分類方法多種多樣，張拱貴（1996）有《漢語委婉語詞典》，其中將「委婉語」分為十三類，包括：1.死葬、2.病殘、3.排泄、4.性愛、5.生理變化、6.婚配、7.稱謂、8.職業、9.經濟、10.品性、11.犯罪懲罰、12.戰爭災禍、13.動植物等，這些都屬「傳統委婉語」的表現。

邵軍航、樊葳葳（2002）則將委婉語分為利他、泛利、利己三類。

一般研究英語的委婉語時，會將委婉語分為傳統委婉語（traditional euphemisms）和文體委婉語（stylistic euphemisms），郝英麗（2008：35）指出：所謂「傳統委婉語」是與禁忌語密切相關的；所謂「文體委婉語」，實際上是恭維語、溢美之詞，與禁忌語無關。如果說「禁忌性委婉語」是出於「不敢說、不可說」，其目的在「弱化」，作用在「語義的降格」，相對來看屬「消極修辭」或「無意識的修辭」；「文學性委婉語」則為美化言辭而刻意修飾，目的在「強化」、「美化」，作「語義的升格」，可以視為「積極修辭」或「有意識的修辭」，「禮貌性委婉語」則介二者之間，有時作「降格」（如「戰爭」相關事件），有時作「升格」（如對「職業」的美稱），各類委婉語都可達到絕妙的修辭效果。

¹¹（呂赫若〈暴風雨的故事〉）。

以上偏向交際語用上、傳統口語上的委婉語，至於文學上的委婉表現則一般以「婉曲」格稱之，黃慶萱（2002）曾將「婉曲」格分為四類：

- 1.曲折：即用迂迴含蓄的言辭代替直接的表達，故意使得文句及含義顯得迂迴曲折，蘊意無窮。
- 2.微辭：將不願直陳的話，避開正面，用側面來表達，從隱微婉曲的文辭中，透露諷刺不滿的意味。
- 3.吞吐：不以直率的語言詞句來表達辭意，只在將說未說之時，強自壓抑，用吞多吐少的語句，欲放還收的修辭技法。
- 4.含蓄：以避開正面，不露機鋒的詞句，從側面道出，但又不道盡，使情餘言外，讓讀者自行玩味，纔感受得到意味深長。

結合以上各家的說法，本文以為：對傳統委婉語的分類一般由所委婉表達的「內容」來區分，而對文學委婉語的分類則由「方法」來區分，二者其實可有互補之處。因此本文以為：廣義的「委婉語」除了一般社交場合習用的「委婉語」以外，還應包括文學上的「委婉辭」或「委婉表現」。「傳統委婉語」和「文體委婉語」可合併稱為「口頭委婉語」，它和「文學委婉語」¹²可並立為二，其間的分別是：

A. 傳統口語委婉語

傳統委婉語又可由認知角度區分為避「不吉」及避「不潔」兩個層面¹³：「不吉」中最可怕的就是「死亡」，而與「死亡」相關的「生病、年老、戰爭」等又從中派生出來，都是要避諱的事項。「不潔」中最明顯者就是「性」，至於「排泄」等事項則由此派生出來，對「不吉」之事要「諱」，對「不潔」之事則要「避」，這其中包括生（生殖）、老（衰老）、病（貧病）及死（死亡鬼怪）四大方面，其相應的委婉語也有這四方面的表現。這類詞語大部分與「避諱」有關，它是歷時的文化積澱¹⁴，至今仍保留在日常口語中（如「走了、往生」就是「死亡」的意思），是形式較為固定的「委婉詞」。它或為禁忌，或為禮貌及功利目的而產生的委婉語，它們是「避忌委婉」、「恭維

¹²參王成宇〈思維與英語委婉語〉，《焦作大學學報》，2006年2期。

¹³當然二者並非截然二分，只是有所輕重，如人們避談涉及生殖器之事，這可以說是基於「不潔」，也可以說是因其「不雅」。

¹⁴李澤厚（1987）：所謂『文化積澱』是指人類經過漫長的歷史進程所產生獨有的文化心理結構。

之語」或「外交詞令」。這類委婉語為社會族群所共知，其中涉及社會心理，屬於社會語言，可歸為社會語言學範疇，因此可視為同一類的委婉語。

「傳統口語委婉語」是較為固定而為社會族群所熟知的「委婉語」，它是歷時文化積澱的呈現，至今仍保留在日常口語中，它與社會文化心理有關，屬社會語言的層面，如以「走了」委婉代稱「死亡」便是一例。

B. 文學書面委婉語

文學委婉語會一般以較多詞語或句子來修飾一種狀況，描得歷歷在目，予人鮮明意象，如龍瑛宗〈燃燒的女人〉：「(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好比三更半夜挨揍，來不及穿上褲子，赤裸著恥部。」即是以整句來達到委婉的效果。

委婉語境涉及所說對像是誰，及所說內容為何，不同身份有不同委婉語，基本上屬一種修辭技巧，所以「委婉」可以是語言，也可以是文學，委婉語多與「修辭」、「美化」相關，「文學委婉語」與文學「修辭」相關，即陳望道《修辭學發凡》所稱的「委婉辭」，其形式較不固定，有較多的「委婉語」或「委婉句」，也會因說話人或作者的個人風格而有不同的修飾性文字，如李喬〈退休前後〉：「這幾年進來的職員，誰和他沒有絲絲線線的？」，「絲絲線線」在此委婉比喻「金錢上不光明的往來」，文學委婉辭往往貼切地描繪事物，形象生動，是文學的高超表現。

許多委婉語研究者對「委婉辭格」、「委婉修辭行爲」及「委婉言語或語言現象」不能區分而張冠李戴（邵軍航 2007：13），本文以為：「口頭委婉語」是語言現象，其用語已進入普遍的一般語言系統中，是固定規約化的委婉語；「文學委婉表現」則是言語現象，它們是臨時的委婉，不見得出現在平日語彙體系中，二者的性質可以下表來表示：

種類	常用性	分類	現象性	功能性
口頭 委婉語	固定語彙 口語	1. 禁忌委婉語 （弱化、降格） 2. 禮貌委婉語 （強化、升格）	具族群的 共通性 語言現象	社會語言 文化語言
文學 委婉語	非固定語句 書面		具個人創造性 言語表現	文學語言 美學語言

以上兩類委婉語中，「口頭委婉語」主要指日常交際語言中大家所熟知熟用的固定的「委婉語」，基本上它屬「語言學」或「語彙學」範疇，其委婉方式的選擇會因不同民族而有不同的觀念價值取向，此類委婉語背後往往包含著豐富的文化底蘊，值得作一社會文化層面的探討。「文學委婉語」則指文學作品中作家為修辭所創造出的非固定語句，其內容偏向「言語」及「文學」範疇，這些臨時構建的委婉語對語境依賴程度較深，同一語，語境不同，是否屬委婉便不同，但其中表現了文學修辭中的含蓄之美。但有時會文學委婉語會因多人沿用而由「言語現象」變「語言事實」。

因此「委婉語」是一種社會現象，也是一種文學現象，只不過前者偏向以委婉為「目的」，後者則以委婉為修辭「手段」，二者皆使言語含蓄，高雅得體，增加了語言的表現力。

本文觀察的對象皆為小說，由於小說是「敘事語言」，其中有兩個以上的人物對白，也有角色個人的獨白，其中有傳統委婉語的詞彙表現（如「綠燈戶」），也有文體委婉語的語句表現（如「無盡的黑暗與悲哀」），是觀察「口語委婉語」和「文體委婉詞」很好的語料，因此本文擬將客家文學作品中的委婉表現分為「口頭委婉語」及「文學委婉語」兩類來作觀察。

3.取材範圍

前文提及，本文大致依李喬、許素蘭、劉慧真編（2004：2）《客家文學精選集：小說卷》所選「客家文學」作品來探討，不過此文集中每位作家只選錄一篇文章，在「量」方面尚不足以看出客家文學作品中委婉語的語言表現，也不夠全面，每位作者尚有其他精彩文章值得作為語料來源，因此本文又參考前衛出版社所出《台灣作家全集》，發現其中有《賴和集》、《呂赫若》、《龍瑛宗集》、《吳濁流集》、《鍾理和集》、《鍾肇政集》、《鄭煥集》、《黃娟集》、《鍾鐵民集》及《李喬集》等人的短篇小說專輯，這十位作家分別代表台灣文學不同時期的成果，細審以上十人作品中，多有委婉、含蓄、暗諷等語言技巧的表現，例如：

1.「日治時期」作家作品：

包括賴和、呂赫若、龍瑛宗三家，三者作品均有不少暗含諷喻之處：

賴和的〈一桿秤仔〉，描寫做生意的菜販被巡查無理凌辱後，以行動表達抗議，文章最後寫道：「同時，市上亦盛傳著，一個夜巡的警吏，被殺在道上。」此句暗示菜販最後決定捨命與惡警同歸於盡，以此來做結束頗為耐人尋味，

是賴和刻意用委婉的手法留予讀者一個想像的餘地，這是用含蓄的筆法表達日本強權對台灣不公不義的統治，暗中表達這種情形日後必將引發受辱人民的反抗，反抗，控訴的意識已委婉隱含於字裡行間。

龍瑛宗〈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中：「現在雖然無限地黑暗悲哀，但不久美麗的社會將會來訪的。」文中以「黑暗與悲哀」婉曲又無奈的指訴當時是台灣青年受到抑而內心苦悶的日本殖民社會，這也是一種委婉的文學表現。

呂赫若〈冬夜〉：「直跑著黑暗的夜路走，倒了又起來，起來又倒下去。不久槍聲稀少了。迎面吹來的冬夜的冷氣刺進她的骨裡，但她不覺得。」此處寫書中女主角彩鳳不幸的命運，但同時也委婉隱喻台灣走過的歷史也如女主角般坎坷：從日本殖民到中國統治，光復後的台灣似乎如彩鳳的人生，唯有走向更寒冷的冬夜…（陳貞吟 2003：362）。

以上三家都因身處日治時代，因時代特殊，言語受到箝制，因此都或多或少有不能明說而只能用暗喻的委婉手法表現於作品當中。

2. 戰後第一代作家作品：

這一期的作家有鍾肇政、吳濁流、鍾理和、鄭喚等，諸家作品也有不少的委婉表法：

吳濁流〈波茨坦科長〉：「玉蘭也開始感到大陸的人的魅力，春意蕩漾…當他碰見玉蘭時，最初不過是拈花惹草，逢場作戲式的追逐，但到後來不知不覺竟被看不見的絲牽著一樣」，這其中「春意」、「看不見的絲」都委婉的指向「男女情愛」。

鍾肇政〈中元構圖〉：「衣架上的一身男人衣服和床下的男人鞋映入他的眼裏。那是……那是……」這是「省略」、「吞吐」的委婉表現法。

鍾理和〈貧賤夫妻〉：「木頭那端，我仿佛看到有個深淵，我們正向那裡一步步的接近，而這又是我所懼怕的。」「深淵」所指為何？可能指更加的貧困，可能指因犯法而坐牢，也可能指死亡等可怕的情況，作者並未明言，而是用了隱喻的手法委婉的概括全部。

鄭喚擅寫情欲的掙扎，如〈黑潮〉一文中：「黑黑的潮流在繞著珊瑚礁，把珊瑚礁抱起來，吻著，舔著，卻又粗暴的推開了」，是用具體的海景隱喻男女情愛，形象生動，如在目前。

3. 戰後第二代：這一時期包括李喬、鍾鐵民、黃娟等人的作品：

李喬〈蕃仔林的故事〉：「她用鐮刀把白木箱撬開一裡邊有一個小白袋，

上面寫著一些字，袋子裡是兩碗多的白沙子」，其中「白木箱」、「白沙子」指骨灰罐，白沙子指骨灰，這些都是與死亡喪事相關，死亡相關事物向爲人所忌諱，因此用其他方式以委婉表述之。

鍾鐵民寫農村生活景象，其中〈約克夏的黃昏〉一文：「過去，每當她端著塑膠盒，在我的食槽裡敲一個雞蛋給我加餐時，我就立刻明白，又有勤務要出，然後我便站在門邊等頭家來趕我上車。」這是將早期鄉下「牽豬哥」這一行業的美化寫法，屬於職業委婉語，其中也呈現了委婉語的表現面貌。

黃娟擅寫美國的社會與生活，其中〈世紀的病人〉一文題目本身即委婉指稱人們聞之驚恐，避之唯恐不及的世紀不治之症—愛滋病，而文章中：「病人的呼吸粗而不規律，像即將停擺的時鐘。」一句委婉而生動地著寫病人行將就木的無盡悲哀。

以上僅是舉例，各家作品中，其他運用委婉表現的地方還很多（詳下文）。客家小說是客家文學作品表現較爲凸出的一環，小說儼然成爲客家文學的主體特色，因此本文選擇具代表性的作家作爲本文取材的內容，以下實際深入作家的作品當中，由短篇小說的多樣面貌尋繹其中的委婉表現。

4.研究方法

1. 以「結構主義」爲理論之框架

本文之作，其理論基礎爲「結構主義」，因此本文將依「結構主義」的方法來探討文學作品，按「結構主義」是近年來語言、文學、文化與社會研究中最常用到的方法之一，「結構主義」強調事件的整體性，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認爲：「語言既是一個系統，它的各項要素都有連帶關係」，結構主義注重意符和意旨間的關係，著重語言結構形式的描寫與分析，也注重口語和共時描寫，透過分析各元素間表面形式下的潛在關係（即「結構」），由此探索一個文化意義是如何被表達出來。語言是一個符號系統，本文以文學語言爲研究對象，其最終目的就在找出一個文化意義表現在文學作品的深層結構當中。經由結構主義的視角我們可以看到文學語言多元的意義和豐富的內涵，由此凸顯文學不朽的價值。

2. 以語言學及修辭學爲分析之視角

本文透過大量語言材料的搜集，大量蒐集客家文學中的語彙，觀察文學作品中委婉語的種種表現形式，而後將文觀察所得一一予以分類，將所見歸納並描寫出來，由此以為後續分析比較之藍本。至於分析方式則主要從語言學及修辭學切入，透過「語音」、「語義」及「修辭」等角度來解讀文學作品裡的委婉表現，即由「語言學」與「修辭學」互補互照出文學作品中委婉表現的呈現方式。

五、客家文學委婉表現的內容及其修辭藝術

文學作品中有不少委婉詞語的修飾表現，委婉語除了「詞」、「語」的表現外，還有委婉「句」也展現文學修辭的特色，不可忽略。台灣文學中的委婉表現如何？本文主賴和等十人的小說作為觀察對象，分「口頭常見委婉語」及「文學修辭委婉句」兩方面來看客家文學作品中的委婉表現。若以「委婉」為目的，可以發現委婉語其中尚運用許多不同的修辭技巧，本文依楊春霖、劉航主編(1996)《漢語修辭藝術大辭典》的定義來審視委婉語所運用的修辭手法有些，按本辭典共列漢語修辭方式 103 種，其下又分小類 256 種，分類至為細膩，因此選取本辭典以為參照之標準。

茲先將收錄到的實例節錄如下，再作進一步的分析：

(一) 有關「死亡喪葬」的委婉語及其修辭技巧

1. 「委婉」的表現形式

「死亡」是人類最為畏懼的一件事，世界各地都有諱言「死」的語俗，此對死亡一詞的委婉語便應運而生，如客家話中「老人死去」稱之為「老了」，小孩死死去則叫做「丟忒了、帶唔穩」。「桑樹」稱「酸仔樹」也可能是避「帶孝」或「喪事」而形成的委婉表現。客家文學中對與「死亡」或「喪葬」相關的事物也往往不接直明言，而是以相關的委婉語來作替代，其中有「傳統固定委婉語」，也有「文學非固定委婉語」，「傳統固定委婉語」如：

◎ 阿憨伯已經長眠了。(鍾鐵民〈阿憨伯〉) —婉指「死去」。

◎ —敢情我是差點送掉一條命不成？—她想。(黃娟〈老太太的生日〉) —婉

指「死去」。

- ◎ 淑眉臉上映著由窗口透進的晨曦，蓬亂著頭髮靜靜地去了。(呂赫若〈萍踪小記〉) —婉指「死去」。
- ◎ 醫師簡單地診了脈，輕輕地說：「過世了！」黃娟〈寂寞的月〉) —婉指「死去」。
- ◎ 「知道邁克得到愛滋病，我才知道他從前只是離開了我們的家，而這次他卻要離開這個世界了。」(黃娟〈世紀的病人〉) —婉指「死去」。
- ◎ 那一次的咬蛇事件，把他搞慘了，差一點就去見閻羅王。(鄭喚〈蛇戀〉) —婉指「死去」。
- ◎ 想到四名嗷嗷待哺的子女，她怎麼也狠不下心撇下他們自己尋求解脫。(呂赫若〈暴風雨的故事〉) —婉指「自殺」。
- ◎ 罔市忍無可忍，才因此憤而輕生。(呂赫若〈暴風雨的故事〉) —婉指「自殺」。
- ◎ 我萬萬沒想到她會因此萌生短念。(呂赫若〈暴風雨的故事〉) —婉指「自殺」。
- ◎ 一具薄板仔，親戚間已是艱苦負擔。(賴和〈善訟的人的故事〉) —婉指「棺木」。
- ◎ 他把自他的高祖以下的四代人的金罐，這個月葬下去，下個月挖起來。(鍾理和《笠山農場》) —婉指「骨灰罈」。
- ◎ 只「銀紙」備辦在，別的什麼都沒有。(賴和〈一桿秤仔〉) —指燒給鬼或死去的人的冥紙。
- ◎ 女兒是潑出去的水，丈夫既沒本事帶她出去生活，只好讓我們扛著上山了。(鍾鐵民〈送行的人〉) —婉指「出殯」。
- ◎ 「她的腦力顯然有了損傷，不會有正常的運作能力，何況殘酷的事實，不應該讓她帶到黃土裏去，所以請妳……」(黃娟〈秋子〉) —婉指「墳墓」。
- ◎ 我真不明白那土饅頭為什麼要那樣的挖掘？(鍾肇政〈骷髏與沒有數字板的鐘〉) —婉指「墳墓」。

以上是「傳統固定委婉語」，除此之外也有不少「文學非固定委婉語」，如：

- ◎ 白箱子裡一小白袋上面寫著一些字，袋裡面是兩碗多的白砂子。(李喬〈番仔林的故事〉) —「白箱子」指骨灰罐，「白沙子」指骨灰。

- ◎ 這些年來和學生到公墓去「辦事」。(李喬〈昨日水蛭〉)一指採取死者骨頭為標本的工作。
- ◎ 用塑膠袋包好「東西」。(李喬〈昨日水蛭〉)一指骷髏骨頭。
- ◎ 「這個小孩，已沒有母親了…」我吃了一驚。(呂赫若〈逃匿者〉)一婉指「死去」。一婉指「死去」。
- ◎ 紅瓦窯倒下去了，大公雞壓在上面，於是可怕的一幕陡然到了結局，幕帷給拉下來了。(鄭喚〈猴妹子〉)一婉指「死去」。
- ◎ 病人的呼吸粗而不規律，像即將停擺的時鐘。(黃娟〈世紀的病人〉)一婉指「死去」。
- ◎ 這些都是只預備給將赴黑暗世界的老人的穿戴衣著。(鍾理和《笠山農場》)一指「死去的世界」。
- ◎ 「這不但你個人，你的親友，全番仔林的人都會沒皮的。」(李喬〈番仔林的故事〉)一指沒命或被施以酷刑。
- ◎ 再過兩天還不是乖乖去餵鯊魚或當砲灰? (李喬〈哭聲〉)一指戰死。
- ◎ 我們郭家一向規規矩矩做人，待下人也寬厚，沒想到偏偏碰上你們這沒良心的，阿金是我們獨子，如果有什麼…… (黃娟〈失落的影子〉)一婉指「死去」。
- ◎ 「當然醫藥可以延期『那一天』的來臨。」(黃娟〈老太太的生日〉)

2. 「死亡類委婉語」的修辭藝術

在有關「死亡喪葬」的委婉語中，可以看到所運用的修辭技巧有：

(1) 比喻

所謂比喻就是「利用乙事物來說明與其本質不同而又有相似之處的甲事物，比喻有明喻、暗喻及借喻三種類型」(楊春霖、劉航 1996: 1)，如「死去」的狀態一如睡眠一般，因此以「長眠」借喻「死去」。「饅頭」「墳塚」皆為隆起狀，形狀相同，因此以「土饅頭」借喻「墳墓」；至於「像即將停擺的時鐘」則是「即將停擺的時鐘」明喻生命即將結束，如此的比方不只可對「死亡」一事作委婉表達，而且還能予人鮮明的意象。

(2) 比擬

所謂比擬就是「借助想像力，故意把物當做人，把人當作物，或把此物彼物來描寫的修辭方式」（楊春霖、劉航 1996：47），而「比喻」和「比擬」的不同點之一是「比喻」著眼在「甲像乙」的「相同關係」上，「比擬」卻是強調甲、乙事物間「相通相融的關係」，是把甲事物「當作」乙事物來描寫（楊春霖、劉航 1996：47）。運用「比擬」作委婉表達的例子較少，鍾理和《笠山農場》中出現客語委婉語「金罐」，其中以美化言詞「金」比擬人們所不願說的「骨灰」，口語中還有「金斗甕（骨灰罇）」、「撿金（撿骨）」等說法，可見這種委婉的表達方式已普遍運用在客語之中。

（3）婉曲

本來有些事物用一兩句話就可以說清楚、講明白的，但有時卻故意「拐彎抹角，迂迴曲折的說明事理，其目的就是為了表示「委婉」，這種手法修辭學上稱為「婉曲」格。所謂婉曲就是「運用一種婉轉曲折，含蓄暗示來表達本義的一種修辭方式」，婉曲的特點是「不直白本義」，「意在言外」，它常運用「暗示、烘托」的方法來表達本意，又可分為「婉言」和「曲語」兩大類，「婉言」指不直接說出本意，故意換以一委婉、含糊的說法來代替本意，「曲語」則又稱「折繞」，也是不直接說出本意，而是通過描述與本意相關或相類的事物來烘托或暗示本意（楊春霖、劉航 1996：202）。由於忌言死亡之事，客家小說中出現了如「去了、過世、離開這個世界、萌生短念、送掉一條命、扛著上山、赴黑暗世界、餵鯊魚或當砲灰」等不少「婉言」性的委婉詞語。

（4）諱飾

所謂「諱飾」就是對忌諱的事物或不宜直接說出的事情改用旁的話語來回避掩蓋或裝飾美化的修辭方式，其中有鮮明的「強制性」，它往往是社會、禮法或傳統習俗使得人們不得不改換其他說法；它也具有「主觀性」，其中顯露作者的愛憎情感（楊春霖、劉航 1996：217）。前文說過，委婉語的形成原因之一是「忌諱」，為達此目的，其手段就是「諱飾」，通過「掩飾」或「美飾」來加以修飾，這是社交場合中常會遇到的情景，如「死亡」的「諱飾」詞有「輕生、薄板仔」，「美飾詞」「尋求解脫」，以「解脫」代替「死亡」，如此的委婉語便予人不同的感受。其他像以「辦事」來婉指採取死者枯骨的工

作，這也是一種掩飾性的「諱飾」手法。

(5) 借代

所謂借代就是「不直接說出事物本名，而借用同它密切相關的事物名稱替的一種修辭方式」(楊春霖、劉航 1996：64)，借代有旁代、對代及其他代等三類(楊春霖、劉航 1996：64)，鄭喚〈蛇戀〉中「去見閻羅王」可說是借相關人物來代替的「旁代」。

(6) 雙關

所謂雙關就是「借助語音式語義的聯繫，使語句同時關涉兩種事物，以獲得雙重意義的一種修辭方式」(楊春霖、劉航 1996：972)，雙關可分「諧音雙關」和「歧義」雙關兩大類。賴和〈一桿秤仔〉中「銀紙」即「冥紙」，二者有語音上的關聯。至於李喬小說中的「辦事」、「東西」，呂赫若小說中的「沒有母親」及鄭喚作品中的「到了結局」都隱然具有雙面的意涵。

對死亡的避諱及委婉說法是各地所共同的，這是對自然力量的畏懼。各語言忌諱的不只是表示不祥事物的字眼，還為避免由這些事物所引申的不好聯想，因此與這些字眼同音諧音的字也都在避諱之列，「音」、「義」皆避，因此不少委婉語是基於諧音或近義而改變原來的稱說。

(7) 誇張

所謂誇張就是「故意言過其實，或誇大，或縮小事物形象，借以突出事物某種特徵和品格，鮮明的表達思想情感的一種修辭方式」(楊春霖、劉航 1996：85)，李喬小說中以「全番仔林的人都會沒皮的。」來替全村人會沒命或被施以酷刑，誇張往往具有「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張力及效果。

(8) 摹繪

所謂摹繪就是「通過我們的感覺，運用語言中的詞語把人或事物的聲音、顏色、氣味、景象、形態、情態摹寫出來的一種修辭方式」(楊春霖、劉航 1996: 1187)，這類手法可物描寫得有「聲」有「色」。對死亡之事不宜明說，但可摹繪相關事物以作側寫，客家小說中如「黃土、白箱子、白沙子」皆是視覺摹繪技巧用。

以上可以看到有關「死亡」是人們普遍不願提及的話提，當非得要提及時便會運用各種不同的修辭手法，以側面的方式來表達，這一來達到了委婉的目的，二來也增加了文章的生動辭采。

(二) 有關「疾病」的委婉語及其修辭技巧

死亡是人類最害怕的，生病會使人聯想到死亡，由於過去生活水準和醫療條件的限制，常有因無錢醫病而致死者，因此人們對疾病的禁忌程度僅次於「死亡」。因此也在避諱範圍之內，因此客家話說「人唔自然」，小孩生病要說「人不乖」，只因怕一說生病便會使病情加重而招致死亡。而到藥房抓藥也要改說「撿藥」；此外「血光之災」也是要避諱的，人們厭惡血光，血是紅色，而「紅」在文化積澱中是吉祥或喜慶的意象，因此海陸客語把豬血換名為「豬紅」，四縣客語則由「紅」進一步引申說成「豬旺」，「旺」與「紅」音近，卻更有表示吉祥的意味。客語如此，客家小說又如何？說中的疾病類委婉語如下：

1. 委婉形式表現

- ◎ 「轉來轉去一連半個月沒歇過，真累得腰鼓都伸不直了。昨天招娣姊給弄倒啦，現在還在床上哩！」(鍾鐵民〈菸田〉) 一婉指「生病倒下」。
- ◎ 過度的工作，菸葉的辛辣，癆病鬼多了，沾上葉子上露水倒了。(鍾鐵民〈菸田〉) 一婉指「生病倒下」。
- ◎ 「不錯，這種壞特質可能消失，卻不是你說的那種消滅法。」(鍾鐵民〈枷鎖〉) 一婉指「智能不足」。
- ◎ 同時，我慶幸著她繼承了母親而非父親的特質，而且，所承繼的是母親好的一半。(鍾鐵民〈枷鎖〉)
- ◎ 她發現小梅的缺陷，總嫌太晚了些……(黃娟〈負荷〉)

- ◎ 「你是不是屬於那危險的一群？」醫生反問。(黃娟〈世紀的病人〉)
- ◎ 為什麼這個太太會這般深情地看護她這個得了「罪惡之病」的丈夫？(黃娟〈世紀的病人〉) —婉指「愛滋病」。

觀察十部作品中，疾病委婉語比較少，其避諱程度不如「死亡」類的委婉語，因此所形成的委婉語也比較少。

2. 「疾委婉語」修辭技巧分析

(1) 婉曲

- ◎ 鍾鐵民〈菸田〉一文中描述種菸葉的辛苦，說到「昨天招娣姊給弄倒啦、沾上葉子上露水倒了。」
- 這「倒」便是「生病倒下」的婉曲表達手法。

(2) 閃避

所謂閃避就是「故意利用含意寬泛的概念或精確性不夠的語言，把話說得不明白、不具體，以收到含蓄、委婉、幽默、風趣的效果，給人以豐富想像的修辭方法叫閃避」(楊春霖、劉航 1996：239)，至於「閃避」和下文的「婉曲」格不同在於：「婉曲」是「閃」而不「避」，是換個委婉的說法把本意告訴讀者；「閃避」則是既「閃」又「避」，它不給者提供確實的答案，答案由讀者自己聯想體會得到，其下又可分「褒義閃避、貶義閃避、中性閃避」三類(楊春霖、劉航 1996：239)。這類例子如：

- ◎ 「不錯，這種壞特質可能消失，卻不是你說的那種消滅法。」(鍾鐵民〈枷鎖〉) —婉指「智能不足」。
- ◎ 「你是不是屬於那危險的一群？」醫生反問。(黃娟〈世紀的病人〉)
- ◎ 為什麼這個太太會這般深情地看護她這個得了「罪惡之病」的丈夫？(黃娟〈世紀的病人〉) —婉指「愛滋病」。
- ◎ 同時，我慶幸著她繼承了母親而非父親的特質，而且，所承繼的是母親好的一半。(鍾鐵民〈枷鎖〉)

以上前三項屬「貶義閃避」，後一項屬「褒義閃避」的修辭技巧。

(3) 省略

所謂省略就是「借助語言環境，對某些內容加以省或略寫的修辭方式」，可分消極省略及積極省略二類，消極省略包括承前省略、蒙後省略，泛指省略等；積極省略則包括略寫、潛詞及留白等（楊春霖、劉航 1996：239），黃娟〈負荷〉中：「她發現小梅的缺陷，總嫌太晚了些……」，後文用刪節號是表示語句有所省略而意有未盡，這是故意留下空白讓讀者發揮想像力去填補的「留白」式省略。

(三) 有關「性事」及「身體器官」的委婉語及其修辭

「性事」是隱諱難言之事，凡與「男女性事」有關，諸如對生殖器的描述不少方都採取委婉的方式來表達。一般認知當中，生理上的排泄屬髒污之事，為避免引人反感，因此也不直說，而是以相關的「委婉語」來取代，如直說「解大便」並不雅，國語對此有「上大號」，客家話則有「出恭、行通」等委婉語。對於粗俗、污穢之事物，或與性事、與生理相關的褻瀆詞語，客家人都盡力力求迴避，而代之以文雅、含蓄的詞語，這其中也表現出客家人追求高雅語言生活的願望。

觀察十部作品中，有關「性事」類的委婉非常多，其表現如下：

1. 委婉形式表現

口頭固定委婉語如：

- ◎ 她在他下面呻吟著（鍾肇政〈大崙崁的嗚咽〉）—指身體之下。
- ◎ 下腹間卻有一團火在燃燒，薰炙得我氣喘如牛。（李喬〈蜘蛛〉）—指對性的渴望。
- ◎ 「我『通到』你姐姐」，好氣人，我五年級了，怎麼不知道呢？（李喬〈番仔林的故事〉）—指男女私通。
- ◎ 那，竟是唯一站在我這邊的妻，背叛我，私通了敵人……（呂赫若〈逃匿者〉）

- ◎ (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好比三更半夜挨揍，來不及穿上褲子，赤裸著恥部。(龍瑛宗〈燃燒的女人〉) —指陰部。
- ◎ 「為了家，忍痛地那樣出賣自己底身子，我傻呀！」(呂赫若〈牛車〉)
- ◎ 老婆出賣肉體的錢是一家底命脈。(呂赫若〈牛車〉)
- ◎ 「瞧那老婆被人睡了還被蒙在鼓裡的忘八一」(呂赫若〈暴風雨的故事〉)
- ◎ 地主拿威脅、要脅手段玷汙了她，已經令她痛不欲生。(呂赫若〈暴風雨的故事〉)
- ◎ 是不是就這樣被他遺棄；再回老地方重操皮肉生涯呢？(呂赫若〈萍踪小記〉)
- ◎ 所有到她家去的客人，我們老早便斷定是她媽媽的客兄。(鄭喚〈猴妹子〉)
- ◎ 為什麼忽然之間所有的母豬不再「走生」了呢？(鍾鐵民〈約克夏的黃昏〉)
- ◎ 家裏養的是一頭母牛，這個畜生每隔一段時間就一，一發媯就惹得滿山遍谷的公牛跟在牠屁股後面。(鄭喚〈猴妹子〉)
- ◎ 在差一點就要敗退的剎那，他終於佔有了她，把自己深深地埋藏在她的身體裏。(鄭喚〈蛇戀〉)
- ◎ 他感受著由她髮上和身上發出來的異性的香氣，漸漸的，他把持不住自己的衝動了。(鍾鐵民〈余忠雄的春天〉)
- ◎ 余忠雄檢討著，是自己對靜梅越來越強的慾望才最令他擔心。(鍾鐵民〈余忠雄的春天〉)
- ◎ 「我花了一萬多塊錢託人從外國進口呢！今天第一次趕出來，半年多了，應該夠雄了。」(鍾鐵民〈約克夏的黃昏〉)
- ◎ 寶財抓住對方的弱點，更不肯放過機會，頻頻來糾纏罔市。(呂赫若〈暴風雨的故事〉)
- ◎ 她沒有回信，當然，她怎麼能夠原諒他？一個佔有她，然後污辱她的男人！(黃娟〈一隻鳥〉)
- ◎ 他的行動又是那樣神速準備，火力逐漸被集中在她的下身。重要的是她似乎以失卻知覺了，沒有力氣抗拒了。(鄭喚〈渡邊巡察事件〉)
- ◎ 那一天，良宵美日，他終於禁不住愛的衝動，採擷了那隻禁果——青色的。(黃娟〈一隻鳥〉)
- ◎ 她曾經是個不懂事的女孩子，為了「愛」失過足。(黃娟〈負荷〉)
- ◎ 在她未弄清處究竟以前，她以經失去了清白之身。(黃娟〈負荷〉)
- ◎ 由少女時代被逼失身開始，為顧全一家生計，迫不得已一直跟寶財維持著不正常的關係。(呂赫若〈暴風雨的故事〉)

- ◎ 每天晚上，他回到她的房間受到她愛撫，他就想到如何能和這個女人分手呢。(呂赫若〈女人心〉)
- ◎ 雙美也責備自己，說自己真傻，有那麼多錢想來賺取自己的心和肉體，卻給了一個沒有錢的男人而把它擋開。(呂赫若〈女人心〉)
- ◎ 那是從初夜就開始了，一切都很好，上轎、下轎、拜祖宗，她的臉上一直都漾著微笑。(鄭喚〈蛇戀〉)
- ◎ 於是她就範了，但她仍一直側過臉，不肯正視他。(鄭喚〈重疊的影子〉)
- ◎ 就在這裡，她跟阿坤結合了，也把茂吉甩開了！(鄭喚〈黑潮〉)
- ◎ 即使你存心玩弄我，你也不該侮辱我。(黃娟〈一隻鳥〉)
- ◎ 狗春本名叫做王永春。彩鳳在麵線嫂子家裡已和他接過幾次。(呂赫若〈冬夜〉)
- ◎ 可憐的小梅，才幾歲啊？二丫頭還在念書，根本不知道什麼叫煩惱，你就結婚、生子，而今發覺丈夫竟不肯來親近了……(黃娟〈負荷〉)
- ◎ 他只是貪婪的愛撫她，把她的衣服剝開，像往常一樣要她。(鄭喚〈黑潮〉)
- ◎ 現在經秋菊那惹人的一轉一扭，嘿嘿，連心坎都熱火火地。(李喬〈太太的兒子〉)——指對性事的渴望。
- ◎ 可恨的女人！多麼可恨的女人，但她的姿態使他留戀，使他慾火難抑。(鄭喚〈蛇戀〉)
- ◎ 稍事休息，那左頰上有疤痕的男人就把她邀到另外一個房間去，就在這裏他貪婪的要她，好久好久，他把她放開了，他要她去前面的房間去打招呼，於是，另一個男人出現了，又一個男人……。(鄭喚〈炮仔樹〉)
- ◎ 還有那個不知名的少年，就在炮樹下毫無理由的要去她的身體。她不曾憎恨他，他像一隻蜜蜂，螫得好狠，但不曾遺留過疤痕，只有癢癢的感覺。(鄭喚〈炮仔樹〉)
- ◎ 她只是個零售肉體的女人，如今她也可以算是同類的女人，那裡沒有愛情只有約束，但她不願再拋頭露面零售了。(鄭喚〈炮仔樹〉)
- ◎ 不要碰見養兄才好，他不僅摧殘了她的肉體，也是個嗜血鬼呢。(鄭喚〈炮仔樹〉)
- ◎ 「我花了一萬多塊錢託人從外國進口呢！今天第一次趕出來，半年多了，應該夠雄了。」(鍾鐵民〈約克夏的黃昏〉)
- ◎ 也許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渡邊才常來我家找刺激，也許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渡邊越發想在他太太身上發掘什麼，以補充他的不足。(鄭喚〈渡邊巡察事件〉)

- ◎ 不管太太如何掙扎，她穿的是薄質的浴衣，只在腰間纏著寬幅的帶子，如果你一定要那樣做，上身和下身是很容易露出了的啊。(鄭喚〈渡邊巡察事件〉)
- ◎ 雙腿給固定住了，打了幾針，下腹麻痺了，仍然感到冰冷的手帶著足夠的肥皂泡沫伸進了她的身體裡面。(鄭喚〈春之聲〉)
- ◎ 「射獵比賽，贏的人跟妳睡覺！」(鄭喚〈蛇果〉)
- ◎ 「也不能亂來嘛。」(鄭喚〈蛇果〉)
- ◎ 她的記憶中勾起了從前和自己糾纏的情形，彩鳳忍不住微微笑了。(呂赫若〈冬夜〉)
- ◎ 為什麼忽然之間所有的母豬不再「走生」了呢？原來是小豬仔賣不出去，主人家不想讓母豬再生育。(鍾鐵民〈約克夏的黃昏〉)
- ◎ 家裏養的是一頭母牛，這個畜生每隔一段時間就發媯，一發媯就惹得滿山遍谷的公牛跟在牠屁股後面，死也不肯走開，然後母牛懷孕了，接著生小母牛了。(鄭喚〈猴妹子〉)

文學非固定委婉語則如：

- ◎ 她記得在那有梅樹的小城鎮的夜，阿河講得似乎就是那麼一回事：「妳不會燃燒。」她不懂阿河講的是什麼意思。(鄭喚〈蛇果〉)
- ◎ 她覺得自己像是躺在狂流裏的獨木舟上，翻騰，陷落，反覆著那些無止境的驚險航行，然後精疲力竭了。(鄭喚〈蛇果〉)
- ◎ 頭家是妳的父親，他欺負了妳嗎，妳媽就生了妳，頭家娘看了很生氣，就反過來欺負妳和妳媽。(黃娟〈失落的影子〉)
- ◎ 這個晚上是熱情的夜。(李喬〈蜘蛛〉) —指男女性事之熱烈。
- ◎ 我是你做的人—由你的一滴卑賤的東西。(鍾肇政〈中元的構圖〉) —指精液。
- ◎ 床上裸女躺著，而男人浸泡於好奇。(龍瑛宗〈燃燒的女人〉) —指男女情事。
- ◎ 她是朵大理花。(鄭喚〈重疊的影子〉)
- ◎ 談話從自己底經驗發展到水田，源源不絕了。「喂，道理說過了。忍痛一下，湊足二圓吧！」(呂赫若〈牛車〉)
- ◎ 一看到小孩們底臉，陡然眼前癢熱了。熄掉燈，母子們在漆黑的牀上睡下以後，阿梅還是開著眼睛。在黑夜裡的情景，歷歷地湧上了胸頭。(呂赫

若〈牛車〉)

- ◎ 她也發現，以那個男人為牆，自己的心就安居牆下，而那男人的血正在自己的心裡面流著。(呂赫若〈女人心〉)
- ◎ 「千惠，妳聽到了吧。妳可要疼惜這個男奴隸喔。」(呂赫若〈女人心〉)
- ◎ 她看到男人臉已經扭歪了。她已經看透了男人的意圖。(呂赫若〈女人心〉)
- ◎ 如今彩鳳因看了郭欽明的結婚啟事，想起了自己的雜亂的過去和像泡沫似的現在，覺得有些難過。(呂赫若〈冬夜〉)
- ◎ 她是像孩子們用繩逗引著小貓玩，輕易地就給他。不過當她的溫柔的身體被擁在強壯的臂彎內時，她就覺得不禁毛骨悚然，起了無窮的悲哀。(呂赫若〈冬夜〉)
- ◎ 他們還說猴妹仔的爸沒包括那七十五個男人裏，是另外雄性的傑作。(鄭喚〈猴妹仔〉)
- ◎ 賊早已不見蹤跡了，他憤憤然的去推屋後的門，沒有門好，兀自開了，阿桃還在洗澡間沖洗著她的身。(鄭喚〈蛇戀〉)
- ◎ 「沒想到！」他絕望的說：「老公在外面賺錢，婆娘卻在家偷漢！」(鄭喚〈蛇戀〉)
- ◎ 她假裝睡著了，臉朝向裏面，悶熱的夜，她連薄薄的被都沒蓋上。(鄭喚〈蛇戀〉)
- ◎ 他的頭很痛，步履維艱，秀枝把他當做是昨夜服務過份殷勤所致。(鄭喚〈重疊的影子〉)
- ◎ 他惱羞成怒，乘著夜闌人靜，用暴力制服了她。(鄭喚〈蛇戀〉)
- ◎ 他沒有掛念與阿桃之間的感情如何，而掛念的倒是阿桃和阿木頭或另外一些小伙子的事情，那才是不能忍受的。(鄭喚〈蛇戀〉)
- ◎ 在家裏，就在妳們的家裏，這樣人家承認才好呢，把他關住了，你我不就可以明來暗去的嗎？目的達到了也就好啦！(鄭喚〈黑潮〉)
- ◎ 其實在另一個房間裏，她卻把阿坤叫進來了。(鄭喚〈黑潮〉)
- ◎ 其實茂吉也不壞，就除了粗暴和木訥，鳳珠想：他的愛撫總是強烈而固執的，這一點阿坤比不上茂吉，阿坤有時心不在焉。(鄭喚〈黑潮〉)
- ◎ 「不不，我是真的愛妳！」他把嘴壓過來，然後疲倦的離開她。她想看看他的表情，但他已輕輕的打起鼾聲來了。(鄭喚〈春之聲〉)
- ◎ 「我想認識她，認識那阿河的老婆，我不管阿河的老婆長得怎麼樣，我只想認識她，徹徹底底的認識她！」(鄭喚〈蛇果〉)
- ◎ 他帶著傻笑：「年代變了，男人、女人都是一樣，誰都愛玩，偶爾玩玩，

尋尋開心，有何不可！」（鄭喚〈小船與笛子〉）

- ◎ 渡邊哈哈大笑：「不奉承太太怎麼行，三更半夜他要事鬧了警扭那才不好受吶，尤其喝過了酒，噁噁，才不是好玩的哩。」（鄭喚〈渡邊巡察事件〉）
- ◎ 渡邊長得異常結實，而太太呢，有些弱不經風的樣子，哪能抵擋得住丈夫的強暴行動呢。（鄭喚〈渡邊巡察事件〉）
- ◎ 這時渡邊真像乃木大將攻擊二〇三高地一樣的狠毒，一樣的死纏，一樣的欲罷不能。渡邊也若斷若續的吼叫著：「怕什麼，又不是什麼壞事，讓他們見習見習吧。」（鄭喚〈渡邊巡察事件〉）
- ◎ 她嗚嗚咽咽地哭了很久，並不是猜到那男人會負心，也不是認識自己喪失了多麼珍貴的東西。（黃娟〈負荷〉）
- ◎ 一看到小孩們底臉，陡然眼前熱了。熄掉燈，母子們在漆黑的牀上睡下以後，阿梅還是開著眼睛。在黑夜裡的情景，歷歷地湧上了胸頭。（呂赫若〈牛車〉）

以上有關「性事」類的委婉語是所有委婉表現中最多的一類，比「死亡」類還要多出許多。

2. 「性事委婉語」修辭技巧分析

（1）婉曲

- ◎ 「我『通到』你姐姐」，好氣人，我五年級了，怎麼不知道呢？（李喬〈番仔林的故事〉）—指男女私通。
- ◎ 那，竟是唯一站在我這邊的妻，背叛我，私通了敵人……（呂赫若〈逃匿者〉）
- ◎ （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好比三更半夜挨揍，來不及穿上褲子，赤裸著恥部。（龍瑛宗〈燃燒的女人〉）—指陰部。
- ◎ 頭家是妳的父親，他欺負了妳嗎，妳媽就生了妳，頭家娘看了很生氣，就反過來欺負妳和妳媽。（黃娟〈失落的影子〉）
- ◎ 「瞧那老婆被人睡了還被蒙在鼓裡的忘八一」（呂赫若〈暴風雨的故事〉）
- ◎ 為什麼忽然之間所有的母豬不再「走生」了呢？原來是小豬仔賣不出去，主人家不想讓母豬再生育。（鍾鐵民〈約克夏的黃昏〉）發情
- ◎ 家裏養的是一頭母牛，這個畜生每隔一段時間就發媾，一發媾就惹得滿山遍谷的公牛跟在牠屁股後面，死也不肯走開，然後母牛懷孕了，接著生小

母牛了。(鄭喚〈猴妹仔〉)

- ◎ 他們還說猴妹仔的爸沒包括那七十五個男人裏，是另外雄性的傑作。(鄭喚〈猴妹仔〉)
- ◎ 突然，眩眼的園景便消失在瞬間昇湧的雨霧裡。(呂赫若〈萍踪小記〉)
—婉指淚水。

(2) 借代

- ◎ 她在他下面呻吟著(鍾肇政〈大崙崁的嗚咽〉) —指身體之下。
- ◎ 「為了家，忍痛地那樣出賣自己底身子，我傻呀！」(呂赫若〈牛車〉)
- ◎ 老婆出賣肉體的錢是一家底命脈。(呂赫若〈牛車〉)
- ◎ 「瞧那老婆被人睡了還被蒙在鼓裡的忘八一」(呂赫若〈暴風雨的故事〉)
- ◎ 是不是就這樣被他遺棄；再回老地方重操皮肉生涯呢？(呂赫若〈萍踪小記〉)
- ◎ 所有到她家去的客人，我們老早便斷定是她媽媽的客兄。(鄭喚〈猴妹仔〉)
- ◎ 他感受著由她髮上和身上發出來的異性的香氣，漸漸的，他把持不住自己的衝動了。(鍾鐵民〈余忠雄的春天〉)
- ◎ 余忠雄檢討著，是自己對靜梅越來越強的慾望才最令他擔心。(鍾鐵民〈余忠雄的春天〉)
- ◎ 「千惠，妳聽到了吧。妳可要疼惜這個男奴隸喔。」(呂赫若〈女人心〉)
- ◎ 如今彩鳳因看了郭欽明的結婚啟事，想起了自己的雜亂的過去和像泡沫似的現在，覺得有些難過。(呂赫若〈冬夜〉)
- ◎ 他們還說猴妹仔的爸沒包括那七十五個男人裏，是另外雄性的傑作。(鄭喚〈猴妹仔〉)
- ◎ 他的頭很痛，步履維艱，秀枝把他當做是昨夜服務過份殷勤所致。(鄭喚〈重疊的影子〉)
- ◎ 他惱羞成怒，乘著夜闌人靜，用暴力制服了她。(鄭喚〈蛇戀〉)
- ◎ 他沒有掛念與阿桃之間的感情如何，而掛念的倒是阿桃和阿木頭或另外一些小伙子的事情，那才是不能忍受的。(鄭喚〈蛇戀〉)

(3) 省略

- ◎ 可憐的是罔市，為了家裡人的生活，不得不忍辱負重……(呂赫若〈暴風

雨的故事))

- ◎ 「罔市，是我。我是一直就很喜歡妳，妳乖乖聽我的？我絕不會委屈妳……。」(呂赫若〈暴風雨的故事〉)
- ◎ 「你這個魔鬼，佔盡人家便宜還不放過我們……」(呂赫若〈暴風雨的故事〉)
- ◎ 在那間反上了鎖的房間裏，他再度侵犯了她……(黃娟〈負荷〉)
- ◎ 漪，他低喚，可愛的女孩子！愛他，信賴他，而為他獻出了一切……(黃娟〈一隻鳥〉)
- ◎ 只因為他們不是親生父母，她就該怪他們嗎？怪他們過於疼她，待她過於寬大，甚或怪他們沒有告訴她許多大人的事……(黃娟〈負荷〉)
- ◎ 她錯待了孩子，小梅，那可憐的孩子！罪是她犯的，不應該由孩子來承擔……(黃娟〈負荷〉)
- ◎ 現在他決心要為自己活，聽他自己內心的吶喊，也要滿足他身體的慾望……(黃娟〈世紀的病人〉)
- ◎ 「……我想他和我在一起，並不快樂，女人引不起他的興奮……」(黃娟〈世紀的病人〉)
- ◎ 「就是啦。你也想一想看。暫時地忍耐一下，用能夠賺錢的方法幹一幹。我做我底，你做你底……」(呂赫若〈牛車〉)
- ◎ 「是的，怪怨是必然的……阿松叔。你想想看。像這樣……能不怪嗎？」(呂赫若〈暴風雨的故事〉)

以上是語句完整的「省略」，其後以刪節號方式呈現，是一種「留白」效果，除此之外，還有一些是語句未完而省略主語或賓語者，如：

- ◎ 以後他每次想得逞都得拼命搏鬥一番。(鄭喚〈蛇戀〉)
- ◎ 「有不少雜誌發表說，新婚夫婦，百分之九十都是連續一年左右而不覺疲倦的。」秀枝媚態十足。(鄭喚〈重疊的影子〉)
- ◎ 「是真的嗎？沒那麼厲害吧，應該重質不重量。」他當然不敢透露自己雖然是初婚，對於那樁事倒是經驗充足，所以天天服務，實在是礙難照辦。(鄭喚〈重疊的影子〉)
- ◎ 當茂吉發現他們的時候，他們驚慌了，認為該來的終於來了，茂吉像野獸一般的吼叫著，用他的身體撞他們，用他的手毆打他們，甚至用他的嘴咬他們。(鄭喚〈黑潮〉)

- ◎ 可是他真的變了，不僅是天天三更半夜才回來，而且已經是一個多月了，他沒有……（黃娟〈負荷〉）

（4）引用

所謂引用是「有意借用現成的話（語錄、詩文摘句、格言、成語、諺語等）來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描寫事物、說明觀點或駁斥別人觀點的修辭方式。「引用」中「引」有「明引、暗引」兩類，「用」有「正用（與引文看法一致）、反用（與引文看法不一致）、化用（別出新意）」三類（楊春霖、劉航1996：305）。客家小說中可以看到作家常運用成語、俗諺等來表達不好說的「男女性事」，如：

- ◎ 但這也不足構成理由呀！當初他跟她認識時，每次聞到她的體味都感到莫名的興奮，使他想入非非。（帳內人）
- ◎ 「說真的，大鼓。」硬頭說：「家裡反正沒事，出來麼！外頭女孩子多得像禾頭裡的烏嘴雀，漂亮又大方，你這風流的一定左右逢源。絕不騙你。」
- ◎ 阿枝的身子裡有一股蠢蠢欲動的東西。（鍾肇政〈阿枝和他的女人〉）一指情慾。
- ◎ 陳有三感到熱熱的醉意，莫可名狀的感情癢癢的搔動身體。（龍瑛宗〈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一指情慾。
- ◎ 儘管如此，寶財還是會伺機潛入罔市臥房，對他百般需索，同時要脅她：妳是聰明人，不會不知輕重吧？（呂赫若〈暴風雨的故事〉）
- ◎ 從女人這方面而言，她自己又不是正式婚嫁而成為太太的，而是個飽經風霜的女人，讓瑞奇閒蕩玩樂。（呂赫若〈女人心〉）
- ◎ 他乖乖待在家裏也吧，最怕她紅杏出牆，把一團臭牛糞塗在他的臉上。（鄭喚〈蛇戀〉）
- ◎ 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她摟抱一陣，她擰了他一把屁股，他塞給她五十元？風波平息了，後來他還偷偷吻了她一下。（鄭喚〈重疊的影子〉）
- ◎ 阿坤經常是如此，拈花惹草，幾無寧日，但鳳珠知道阿坤對那些女孩子不是真心，只是逢場作戲，過幾天又忘記了，不再來往了（鄭喚〈黑潮〉）
- ◎ 後來國棟來信告訴他，不僅琴琴父親如此，連她的哥哥也在一邊推波助瀾，要拖琴琴下水。（呂赫若〈婚約的奇譚〉）

以上都屬「正用」式的正式引用，以俗語、成語代言可以節省筆墨，「不著一字」，卻能「盡得風流」，也可以通過歷史典故的運用，話中有話，使讀者更想玩味、咀嚼其中真正要表達的意涵，由此達到所需的委婉效果。

(5) 比喻

- ◎ 「這個…，嘿嘿，阿青，你還是小公雞吧」(李喬〈哭聲〉) — 指在室男。
- ◎ 十二班的祁春之確實夠堂皇，論面貌身材都足以讓他們這批嫩公雞嚙口水了。(鍾鐵民〈余忠雄的春天〉)
- ◎ 好過？他媽的才好過，當定了烏龜還好過？(李喬〈太太的兒子〉) — 指妻子與人有染，自己戴綠帽。
- ◎ 他覺得她像隻石竹花，在微風裏顫抖。(鄭喚〈重疊的影子〉)
- ◎ 「喂，陳先生，是種不好還是田地問題，誰又說得清楚呢？這自然是雙方共同的責任，你說是不是？」(呂赫若〈隣居〉)
- ◎ 她覺得自己像是躺在狂流裏的獨木舟上，翻騰，陷落，反覆著那些無止境的驚險航行，然後精疲力竭了。(鄭喚〈蛇果〉)

以上可見客家作品中好用動物或植物比喻難以言說的「性事」相關情態。而未句以「乘船航行」隱喻性事過程，描摹形象生動而又可避開粗俗，是文學修辭的精妙之處。

(6) 移覺

所謂移覺就是「感覺轉移」的「通感」，感覺可以引起另一個或其他多種感覺的聯想，它通過更換感受的角度來描物的性狀或情貌(楊春霖、劉航 1996: 1129)。

- ◎ 我說你女人味兒都沒嘗過就得去送…。(李喬〈哭聲?〉) — 「女人味都未嘗過」指經歷男女性事。
- ◎ 「不用叫！看那邊不是嗅到腥味找來了？哈……。」新德報復似的大笑著走了。(鍾鐵民〈菸田〉)
- ◎ 「噯！就是這排麻黃底下吧，校長說，不知道誰在這裡親嘴哩！」阿土壤著說：「實在夠味。」(鍾鐵民〈余忠雄的春天〉)

- ◎ 「媽的！」他憤憤地叫了。「懂了。街上的男人比我更有味啦！」(呂赫若〈牛車〉)
- ◎ 「不用叫！看那邊不是嗅到腥味找來了？哈……。」新德報復似的大笑著走了。(鍾鐵民〈菸田〉)
- ◎ 「嘿，小心啊，別太貪，吃不飽的。」朋友笑得很不正經。(李喬〈蜘蛛〉) 一指縱慾過度。
- ◎ 她曉得阿坤終於會選擇這一條路，但她希望不是現在，而是在不可預知的將來，阿坤是可以離開她的，現在她多麼地渴望阿坤啊。(鄭喚〈黑潮〉)
- ◎ 床上裸女躺著，而男人浸泡於好奇。(龍瑛宗〈燃燒的女人〉) 一指男女情事。

以上有不少將「性」方面的事轉以口部的飢、渴或味覺來感受，這是移覺通感技巧的運用。

(7) 比擬

- ◎ 她記得在那有梅樹的小城鎮的夜，阿河講得似乎就是那麼一回事：「妳不會燃燒。」她不懂阿河講的是什麼意思。(鄭喚〈蛇果〉) 這是以「物」擬「人」的比擬寫法。

(8) 雙關

- ◎ 我瞥了下路邊的小河，流淌著濃黑液體的。幾個月前還是如處女般純潔的小河。(鄭喚〈禿頭灣的海灘〉)
- ◎ 我們默默的彎入小河去，那些白白圓圓的小石頭，現在都蒙上了一層薄薄的墨粉，像是永遠也沖不淨。(鄭喚〈禿頭灣的海灘〉)
- ◎ 「是……給……污……染啦！」她淒然的。(鄭喚〈禿頭灣的海灘〉)
- ◎ 這個晚上是熱情的夜。(李喬〈蜘蛛〉) 一指男女性事之熱烈。

以上都運用了歧義的雙關技巧。

(9) 摹繪

◎為什麼會幻化成那淡淡紅褐色的…她無論如何都無法不想起男人的那話兒。(李喬〈恐男症〉) —指男性生殖器。

◎臉上湧起一抹紅潮。(李喬〈皇本梅一夫〉) —指對男女情事的害羞之情。

以上以突出事物的顏色作為委婉表達，是為視覺的摹繪。

(10) 象徵

所謂象徵就是借助事物間的聯繫，用特定具體的事物，寄予某種精神品質或抽象事理的修辭方式，主要是通過聯想的作用，將主觀情志寄託於客觀事物上，例如：

◎溫馨的夜，充滿了濃情蜜意。兩手擁抱著那完全屬於他的漪，他的心因幸福而膨脹，無疑的，那一刻他已經是一隻鳥，長著神奇的羽翼，輕盈地展翅於大地之上，穿梭於藍空白雲之間。(黃娟〈一隻鳥〉)

◎黑黑的潮流在繞著珊瑚礁，把珊瑚礁抱起來，吻著，舔著，卻又粗暴的推開了。(鄭喚〈黑潮〉)

以上文句表面上寫景，其實是融主觀情思於客觀事物，就上下語境來看都具有某種暗示、象徵的意味。

(11) 諱飾

◎地主拿威脅、要脅手段玷汙了她。(呂赫若〈暴風雨的故事〉)

(12) 閃避

有關「性事」方面的描述往往難以啓齒，仔細來看可以發現相當多的地方是用「那」、「這」或「某些事」等語語來含糊過，如：

A. 「那一」字的含糊語：

◎「暫時的，是的，暫時的就行了。那……也可以。只要能賺錢，我是不要

- 緊的。」(呂赫若〈牛車〉)
- ◎ 「那傢伙做起好買賣來了啦。幹那哩!」「呢?那一」你望著我我望著你，格格地笑了。(呂赫若〈牛車〉)
- ◎ 但阿梅裝做不知道的樣子由村子裡走過，和別人不答腔，從來沒有現出過像那回事的臉色。(呂赫若〈牛車〉)
- ◎ 阿完帶給阿枝的，不僅僅是那種樂子而已。(鍾肇政〈阿枝和他的女人〉)
一指魚水之歡。
- ◎ 她的哭泣只是出於本能，出於女性的本能，在那樣一件事後，女人總要大哭一場的。(黃娟〈負荷〉)
- ◎ 「我做你的摩托車，說不定有人會認為我也是那種女郎。」繡雲打趣的說。(鄭喚〈春之聲〉)
- ◎ 她拼命掙扎、抵抗，却被強有力的男人臂膀鎖住動彈不得，那一晚……。(呂赫若〈暴風雨的故事〉)
- ◎ 寶財驟然眼睛一亮。除了那件事以外還會有什麼事呢？可是一想到要是給家裡的母老虎知道了還得了？(呂赫若〈暴風雨的故事〉)
- ◎ 「不要做那種傻事。」她的手腳都顫抖起來。(呂赫若〈女人心〉)
- ◎ 「我，我不是那種人呀！」雙美憤然說。(呂赫若〈女人心〉)
- ◎ 「哼！」真砂子再度響著鼻聲說：「妳也不必生氣。妳要知道我們是……可是千惠妳有錢是另當別論……我們不是註定要走那條路的嗎？那是沒有辦法的呀！」(呂赫若〈女人心〉)
- ◎ 你不應該是那種人的，她一想就更加哀傷了。(呂赫若〈女人心〉)
- ◎ 只有她真正想到我會渴壞、餓壞，也只有她能替我做那別人不能做的事情。(鍾鐵民〈帳內人〉) —婉曲

B. 「這一」字的含糊語

- ◎ 「你說他是個體貼的丈夫，你猜他怎麼做得出這樣的事來？」朱麗努力緩和她那帶著點責備的語氣。(黃娟〈世紀的病人〉)
- ◎ 阿玉也沒有真正抗拒，就因為這是「馬雅泰嘉」，在「馬雅泰嘉」的期間，自己喜歡的都可以來這一套，草叢旁邊也另有一對男女在蠕動著。(鄭喚〈蛇果〉)
- ◎ 我真是熱愛我的這份工作。不說工作本身的這份樂趣，它更使我感到生活的意義：繁衍族類！生命中還有比這件事更重要更神聖的嗎？(鍾鐵民〈約

克夏的黃昏》)

- ◎ 這種事一次或許是好奇，二次以上就是真正的墮落。(李喬〈蜘蛛〉) — 指嫖妓。
- ◎ 男女這樁事物是什麼呢？本來是件痛苦的事況，荒唐的是，我們都要在這上面擠一點快樂。(李喬〈蜘蛛〉) — 指男女性事。

C. 其他稱代詞的含糊語

- ◎ 不過近年來在某些方面好像不對勁兒，我想我是藉著那自辯自解來擾亂那撮莫名其妙的羞慚吧。(李喬〈蜘蛛〉) — 指性無能。
- ◎ 「不錯，妳剛才說沒有地方可以去，如果敢花錢，比這裡更好更有趣的地方多的是，只是有些地方妳們女孩子去不得。」(鍾鐵民〈余忠雄的春天〉)
- ◎ 「不，由於某種情況，我想再玩一段時間。」(呂赫若〈女人心〉)
- ◎ 「番薯犁完了，但她只揀了半個早上，就不知道跑到哪裡去。」大媳婦補充地說。這個「她」字說得很重，他知道是指他的妻子。(鍾鐵民〈帳內人〉)

以上文學中有不少是以「不言而喻」的方式來作描述，雖避開不明言，但讀者可據上下語境及關鍵字句來推知，如此更能引起讀者的好奇心，且經由讀者自己尋思而達到再創造的很好效果。

(13) 換述

所謂換述就是「故意改換一種說法以突出和強調語意的一種修辭方式」(楊春霖、劉航 1996: 961):

- ◎ 在差一點就要敗退的剎那，他終於佔有了她，把自己深深地埋藏在她的身體裏。(鄭喚〈蛇戀〉)
- ◎ 我是你做的人 — 由你的一滴卑賤的東西。(鍾肇政〈中元的構圖〉) — 指精液。
- ◎ 談話從自己底經驗發展到水田，源源不絕了。「喂，道理說過了。忍痛一下，湊足二圓吧！」(呂赫若〈牛車〉)
- ◎ 她看到男人臉已經扭歪了。她已經看透了男人的意圖。(呂赫若〈女人心〉)

- ◎ 她是像孩子們用繩逗引著小貓玩，輕易地就給他。不過當她的溫柔的身體被擁在強壯的臂彎內時，她就覺得不禁毛骨悚然，起了無窮的悲哀。(呂赫若〈冬夜〉)
- ◎ 賊早已不見蹤跡了，他憤憤然的去推屋後的門，沒有門好，兀自開了，阿桃還在洗澡間沖洗著她的身。(鄭喚〈蛇戀〉)
- ◎ 「沒想到！」他絕望的說：「老公在外面賺錢，婆娘卻在家偷漢！」(鄭喚〈蛇戀〉)
- ◎ 她假裝睡著了，臉朝向裏面，悶熱的夜，她連薄薄的被都沒蓋上。(鄭喚〈蛇戀〉)

(14) 示現

所謂「示現」就是憑藉作者的想像，把實際上不見不聞的事物寫得如見口聞的一種修辭方式(楊春霖、劉航 1996: 1155)，示現又可分為對過去的「追述示現」，對未來的「懸想示現」以及對現在但不同空間下的事物所作的「懸想示現」三類。十部作品中的例子如：

- ◎ 一看到小孩們底臉，陡然眼前癩熱了。熄掉燈，母子們在漆黑的牀上睡下以後，阿梅還是開著眼睛。在黑夜裡的情景，歷歷地湧上了胸頭。(呂赫若〈牛車〉)
- ◎ 她也發現，以那個男人為牆，自己的心就安居牆下，而那男人的血正在自己的心裡面流著。(呂赫若〈女人心〉)

以上所描繪的事物皆非此時此刻眼前所見，其中都隔了時間或空間上的距離，但卻可藉由示現手法將當時的情景表達得生動如在目前，使事物生動具體，更富有真實感。

(15) 引用

- ◎ 在家裏，就在妳們的家裏，這樣人家承認才好呢，把他關住了，你我不就可以明來暗去的嗎？目的達到了也就好啦！(鄭喚〈黑潮〉)
- ◎ 中尉要「納小星」，中尉夫人午飯也沒吃便倒在牀上整哭了一個下午。(鍾理和〈門〉) —指納妾。

- ◎ 不知她酒女時代燈紅酒綠，杯觥交錯，酒客相擁的熱鬧、刺激。您想這是什麼女人呀？我那兒子真是瞎了眼睛，現在鬧出這麼大的笑話，可怎麼好哇！（黃娟〈奇遇〉）
- ◎ 「哼，你以為我不知道你說的那些事嗎？花天酒地、醉生夢死，算什麼享受！大都市全是充滿黑暗的。」（鍾鐵民〈約克夏的黃昏〉）
- ◎ 那樣雄辯滔滔、激昂熱烈的口吻，讓那些鼓如簧之舌，鬪志昂揚的男士們最後也不得不棄兵曳甲，對這位剛讀完六年公學校的年輕臺灣女性佩服得五體投地。（呂赫若〈婚約的奇譚〉）
- ◎ 其實茂吉也不壞，就除了粗暴和木訥，鳳珠想：他的愛撫總是強烈而固執的，這一點阿坤比不上茂吉，阿坤有時心不在焉。（鄭喚〈黑潮〉）

以上可知有關「性」這方面一般人不願述及，但越是禁忌，文學家卻越想要超越，突破禁忌，以上可見爲了委婉表達與「性」有關的事物就用了至少 15 種以上的修辭手法，雖然性事不容直述，但卻仍然可以文學的各種豐富多樣的修辭來對所述對象作生動的表達。

（四）有關「人物職業」的委婉語及其修辭技巧

由於相信語言具神祕的影響力量，害怕「禍從口出」，因此不少行業中也有一些避諱提及而要改用其他方式來陳述的事物，明朝陸容《菽園雜記》早已記載：「民間俗諺各處有之，而吳中尤甚，如舟行諱住、諱翻，以箸爲快兒，幡布爲抹布。」行船之人怕「翻」船，閩南語和海陸客語「飯、帆」都讀重唇，推測這可能是爲了避免與「翻」同音的緣故。船隻也怕擱淺「停住」，剛好筷子的古詞「箸」字和「住」字同音，因此四縣客語不說「箸」而只說「筷子」，「筷」諧音「快」，取其和「住」相反的意思。船又怕「沉」，因此閩、客語「盛飯」都說「添飯」。再如行商之人最忌蝕本無歸，因此廣東話和客家話都將「豬舌」說成「豬利」，「舌」和「蝕」諧音，語涉不吉，因此取「蝕」的反義「利」來作替代性的說法。此外，楊彥杰（2003）還指出：對種菇的老闆不可說「謝謝」或「多謝」而要說「多盛」¹⁵。推測「多謝」可能和「倒斜」或「凋謝」等不好的事況諧音，因此而避開不說，由此也可推知：「謝謝」一詞在四縣客語說成「恁仔細」，海陸客語說成「承蒙你」，就是不說「謝謝」或「多謝」，這極可能有避諱因素在內而不爲人所知。客家小說中這類委婉語

¹⁵ 楊彥杰（2003）〈客家人的飲食禁忌〉，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演講稿。

的表現如下：

(1) 委婉的表現

- ◎ 「風塵女郎還有麼屁節義！那種女人只是每天不斷地換著丈夫……」（呂赫若〈女人心〉）
- ◎ 誰知道她做不慣家庭主婦，竟然拋夫棄子，又下海執壺去了。說出來真叫人笑話，把我和老頭子氣得半死！（黃娟〈奇遇〉）

以上口語委婉語較少，而較多的是文學委婉語：

- ◎ 「不，我是認真的。請那個老主顧設法……」（呂赫若〈女人心〉）
- ◎ 他大吃一驚，不覺脫口而出：「都是『戴帽子』的嘛！」…對於他們一直懷有疑懼，尤其是那位戴過「紅帽子」的仁兄。（李喬〈泰姆山記〉）—指當過黨政官員。
- ◎ 「哈哈——彫古董」，他忽然這樣叫喊。（賴和〈彫古董〉）—又作「刁古董」，刁難之意。
- ◎ 那班自稱「社會運動家」（賴和〈不如意的過年〉）—指抗日之人。
- ◎ 大士爺要點睛開眼了（鍾肇政〈中元構圖〉）—指大鬼王。
- ◎ 林裡的土霸王。（龍瑛宗〈從汕頭來的男子〉）—指日本警察。
- ◎ 「妳不會是石女吧？」林居然笑出聲音。（呂赫若〈萍踪小記〉）—比喻不會生孩子的女人。
- ◎ 過去，每當她端著塑膠盒，在我的食槽裡敲一個雞蛋給我加餐時，我就立刻明白，又有勤務要出，然後我便站在門邊等頭家來趕我上車。（鍾鐵民〈約克夏的黃昏〉）
- ◎ 「……做了一輩子的零工，做不春光。……」（鍾鐵民〈竹叢下的人家〉）
- ◎ 謠傳他隨時會被「殺頭」。（龍瑛宗〈植有木瓜樹的小鎮〉）—指解雇。

以上可見對各類人物身份或職業都有不同的委婉表現。

(2) 委婉的修辭技巧

(1) 比擬

- ◎ 哈哈！你這雞規先（仙）。（賴和〈浪漫外紀〉）—罵人的話，指吹牛者。
- ◎ 較粗大的鱸鰻。（賴和〈浪漫外紀〉）—指大流氓。
- ◎ 你道較大尾。（賴和〈浪漫外紀〉）—較粗大的鱸鰻，意即大流氓。
- ◎ 阿哥不會要他的眼淚的，還有那老狐狸的。（鍾肇政〈大崙崙的嗚咽〉）—比喻奸詐的人。
- ◎ 順妹今天也沒上工，整天都像沒帶著腦子工作一樣，這狐狸精真能收人魂魄啊！—熟語
- ◎ 直到那些禁住他們的狗仔們統統滾回日本去了，才又恢復過來。（鍾肇政〈中元的構圖〉）—對日本人的蔑稱
- ◎ 寶財驟然眼睛一亮。除了那件事以外還會有什麼事呢？可是一想到要是給家裡的母老虎知道了還得了？（呂赫若〈暴風雨的故事〉）
- ◎ 丈夫卻因為對方是地主的兒子就龜縮不前，不敢聲張。（呂赫若〈暴風雨的故事〉）
- ◎ 「瞧那老婆被人睡了還被蒙在鼓裡的忘八一」（呂赫若〈暴風雨的故事〉）
- ◎ 趁別的事沒有發生前，趕緊先抓住她吧！我相信她會走向我的。（鍾鐵民〈菸田〉）—指得到對方的芳心

以上可見好以動物喻人，如以膨脹的「雞類」比喻「好吹噓」，以「鱸鰻」比喻蠻橫而難以捉住，以「老狐狸」比喻「狡猾多計」，以「狐狸精」比喻「魅惑之人」，以「母老虎」比喻兇惡，以「狗仔」斥罵其人如影隨形如走狗，以「龜縮」比喻膽小退縮…這些都是把人當作物來描寫的比擬手法，其中多有輕蔑而委婉的貶斥意味。而「抓住她」雖無貶意，但也是以動物擬人，是「以人擬物」的仿擬手法。

（2）比喻

- ◎ 逃亡事件失敗，哥哥整整地哭鬧了兩、三天，情況就如同一陣暴風雨一樣，全家幾乎都翻覆了。（鍾鐵民〈石罅中的小花〉）—比喻

（3）閃避

- ◎ 他還是把筆記本抽出來，他終於看到那個東西。(李喬〈退休前後〉)一指他人的評語。
- ◎ 有人買鐵牛車或併裝車兼營搬運工作，也有人養肥豬養魚養雞。頭家先代並沒有人做過這種行業，所以當他決定要投資掛牌時，整個家族除了頭家一個人外，全都極力反對。(鍾鐵民)
- ◎ 夜裏，這裡蛇蠍麇集，白晝，這裡有無數的大蒼蠅，真是人跡罕到的地方，何況人們逐漸風聞這裡進行著那種勾當，唯恐避之不及，哪裡還敢自惹麻煩。(鄭喚〈狗尾草〉)

(4) 倒反

所謂倒反就是用正面的話表達反面的意思,或用反面的話表達正面的意思的修辭方式，其中又可分「倒語」及「反語」二類，「倒語」是「正話」反說，「反語」是「反話正說」(楊春霖、劉航 1996：128)，例子如：

- ◎ 可恨的女人！多麼可恨的女人，但她的姿態使他留戀，使他慾火難抑。(鄭喚〈蛇戀〉)
- ◎ 內心裏她真想告訴他那一點不礙事，就算你真的碰痛了我的胸，我也不會怪你，甚至我……恨不得你那樣！(鄭喚〈炮仔樹〉)
- ◎ 不要碰見養兄才好，他不僅摧殘了她的肉體，也是個嗜血鬼呢，他會貪不厭足的抽乾她的所有，不過，不要怕他，我該理直氣壯的對付他才對。(鄭喚〈炮仔樹〉)

以上前二例用「恨」，其實是「愛」的意思，這是「正話反說」，第三例「不要怕他」其實是「非常怕他」，這是「反話正說」，倒反的說法之中流露出微妙的情感色彩。

(5) 矛盾

一般說話本忌諱「自相矛盾」，但有時為委婉的需要卻要故作「矛盾」就是(楊春霖、劉航 1996：494)，例如：

- ◎ 據說選購這種母豬，面孔越醜越好，如果這個條件確實，眼前的這隻母豬

可以稱得上是上上之選了。(鍾鐵民〈約克夏的黃昏〉)

明明是「其貌甚醜」卻將它說成「上上之選」，這是一種「矛盾」的說法，話雖矛盾，但一來表示反諷，二來也使文句呈現幽默的效果。

(6) 引用

- ◎ 中尉要「納小星」，中尉夫人午飯也沒吃便倒在床上整哭了一個下午。(鍾理和〈門〉) 一指納妾。
- ◎ 不知她酒女時代燈紅酒綠，杯觥交錯，酒客相擁的熱鬧、刺激。您想這是
- ◎ 什麼女人呀？我那兒子真是瞎了眼睛，現在鬧出這麼大的笑話，可怎麼好哇！（黃娟〈奇遇〉）
- ◎ 「哼，你以為我不知道你說的那些事嗎？花天酒地、醉生夢死，算什麼享受！大都市全是充滿黑暗的。」(鍾鐵民〈約克夏的黃昏〉)
- ◎ 那樣雄辯滔滔、激昂熱烈的口吻，讓那些鼓如簧之舌，鬪志昂揚的男士們最後也不得不棄兵曳甲，對這位剛讀完六年公學校的年輕臺灣女性佩服得五體投地。(呂赫若〈婚約的奇譚〉)
- ◎ 其實茂吉也不壞，就除了粗暴和木訥，鳳珠想：他的愛撫總是強烈而固執的，這一點阿坤比不上茂吉，阿坤有時心不在焉。(鄭喚〈黑潮〉)
- ◎ 「做得，就那樣決定，嗯，君子無戲言，你可不要後悔喔！」(鄭喚〈蛇戀〉)
- ◎ 「他們哪會把我放在心上？我只是個妾，是他們眼中的寄生蟲、眼中釘。還有那個老太婆……」淑眉管林的髮妻叫老太婆。(呂赫若〈萍踪小記〉)
- ◎ 深信命運的她，這回更深切感受到地主的欺壓、凌辱已經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呂赫若〈暴風雨的故事〉)

(7) 象徵

- ◎ 他呼了一口氣。眼前閃過罔市笑盈盈的臉。恍惚間，聽到遠處有嘈雜的人聲、跑步聲，逐漸向他圍攏過來。(呂赫若〈暴風雨的故事〉)
- ◎ 田裡、園裡都灑滿了金色的陽光，竹子紋風不動，風已經死了。(呂赫若〈暴風雨的故事〉)
- ◎ 從她自以為懷孕那時候起，算算已經過了七個多月，一樓窗口花圃裡綻放

- 的火紅大理菊也已經凋謝、枯萎了。(呂赫若〈萍踪小記〉)
- ◎ 稻田裡一片灰撲撲的顏色，風依然強勁，而且還含著細雨。連樹木也好像枯萎了似地無精打采。(呂赫若〈玉蘭花〉)
- ◎ 「我想每個人都會是一樣，到底是頭一回嘛，這麼快就判定他是騎牆派，為免不公平。」
- ◎ 鐵爐裡木柴嗞嗞地燒著，這當兒師木頭扔進去也能烘烘燒起來，我加上了一段大木頭，開大風口，烈火呼呼叫得更高了…(鍾鐵民〈菸田〉)
- ◎ 這個時候跳已經太遲了，現在只有安安分分的待在浴缸才對，那樣才可以活得更久些。(鍾鐵民〈河鯉〉)
- ◎ 她就伏在那看不到漁船也看不到小港口的海灘，烏黑，帶著泡沫的波浪一次又一次的沖洗著她的背脊和修長的腿。(鄭喚〈禿頭灣的海灘〉)
- ◎ 她，癱瘓了，她不知道從雲間鑽出來的太陽，正在地上映出她清晰的影子……(黃娟〈失落的影子〉)
- ◎ 「好的。」我仰望著天空回答，發現那顆星星依舊放著微弱的光，我放心了。(黃娟〈這一代的婚約〉)
- ◎ 他凝視著，希望微風會吹散雲層，讓星星露出臉兒來。(黃娟〈寂寞的月〉)
- ◎ 她們那剩下半杯的咖啡，在桌上逐漸冷去……(黃娟〈世紀的病人〉)
- ◎ 平眼望去，遠山已不是他第一次看見時的蔚藍了。(黃娟〈相輕〉)
- ◎ 他本能的倒退幾步，欄杆發出腐朽的鈍響，斷掉了，他的一隻腳踏了空，身體被拋了出去，相機被拋得更遠更遠。(鄭喚〈重疊的影子〉)
- ◎ 湖面驟然陰暗，原來烏雲密佈，下起大雨來了，一道閃電迅速劈開湖面，緊接著是一聲巨雷，辟哩叭啦的。(鄭喚〈重疊的影子〉)
- ◎ 也許只是更大一點的風浪吧了。(鄭喚〈黑潮〉)
- ◎ 重重的腳步聲、重重的推門聲，他感覺到低垂的烏雲，觸及屋簷，氣壓低極了，這該是一場最激烈的風暴！(黃娟〈一隻鳥〉)
- ◎ 他不明白颱風究竟是改變了方向，還是延緩了登陸的時間？(黃娟〈一隻鳥〉)
- ◎ 現在他不再希望自己是一隻鳥，不僅是因為他已經折傷了兩翼，主要是為了他需要被囚禁在牢籠裏的痛苦，他需要那種痛苦，一刻也不能少……(黃娟〈一隻鳥〉)
- ◎ 桂花的香氣四處飄溢，薔薇在風中飄零散落。(呂赫若〈萍踪小記〉)

(8) 反問

所謂反問又叫反詰、激問（楊春霖、劉航 1996：494），就是門知答案，卻故意作反面的質問，例如：

- ◎ 將來兄弟分家之後，還能再跟父母弟媳站在一起跟自己屋裡人作對？（鍾鐵民〈帳內人〉）
- ◎ 他想：如果這是她們自己的丈夫，她們難道也任由他們去嗎？終究還要屋裡的人哪！（鍾鐵民〈帳內人〉）
- ◎ 「他們哪會把我放在心上？我只是個妾，是他們眼中的寄生蟲、眼中釘。還有那個老太婆……」淑眉管林的髮妻叫老太婆。（呂赫若〈萍踪小記〉）

以上句子本來都可直說，但作者卻用反問的手法，由此表達反駁、不滿或激憤的委婉語氣。

（9）跳脫

所謂「跳脫」就是在某種語境中，由於心情急轉，或情況突變，或語意需要含蓄，致使說話人突然中斷了語路，或者被別人中斷了語路，這種修辭方式叫作「跳脫」，「跳脫」有「中斷、岔題、急收、突接」等四種形式（楊春霖、劉航 1996：854），由於跳脫語句不完整，因此書面上常有破折號或刪節號，例如：

- ◎ 「這麼還——你到底為什麼這樣不懂道理！」（呂赫若〈牛車〉）
- ◎ ——結束了！——（鄭喚〈黑潮〉）

以上上句是「岔題」，下句是「中斷」，語氣直急，這些也是不直接說下去的一種「委婉」表現。

（10）借代

- ◎ 會社也飼不少爪牙。（賴和〈豐作〉）—比喻幫助做壞事的人。

（11）摹繪

- ◎ 臉皮打皺的老頭子，像突然想起了什麼似地，把烟管靠到肩上說：「真的呀。實在是昏天黑地的事情。所以趕快歇手不做，把力氣放到田裡去。混呀混的，已經過了三年。」(呂赫若〈牛車〉)
- ◎ 縱橫的道路上鋪的小石頭被車輪軋著，發出了悲鳴，在黑暗裡響得更大更悲哀。(呂赫若〈牛車〉)
- ◎ 月亮也沒有，漆黑的，只有像沒有來得及逃掉的數得清楚的幾顆星，還有勁地眯著眼。(呂赫若〈牛車〉)
- ◎ 近來覺得一切都陰暗了。(呂赫若〈牛車〉)
- ◎ 丈夫還硬要淡化這個事實，這種黑白不分的態度讓她感到不齒。(呂赫若〈暴風雨的故事〉)

(12) 諱飾

- ◎ 阿枝到鄰村去「撿活兒」(鍾肇政〈阿枝和他的女人〉)一指乞討。
- ◎ 牛子那個小妹仔畢業後曾鬧過一陣子的犛扭，說她死也不願意做牽豬哥的生意(鄭喚〈猴妹仔〉)
- ◎ 「是呀。如果輸了，就花個夜把工夫，到有錢人底府上叨光叨光，靠得住又是錢。捉到了就在那裏住個幾年把，那時候有飯吃，正好—」(呂赫若〈牛車〉)一指當小偷

以上是對低賤行業或行爲的一種「美飾」之詞，這是一種揚升式的委婉表現。

(13) 移覺

- ◎ 雖然也有幾分是因為運氣不好，但明顯擺在眼前是地主冷血無情。(呂赫若〈暴風雨的故事〉)

(14) 借用

所謂「借用」是依靠語境，時突破某些政治、法律、經濟、專業用語、方言、外來語以及各種符號的限制，賦予它們新的含義，使語言生動活潑，

簡潔深刻、幽默，具有特殊表達效果的一種修辭方式，它是一種超常用法，在跨行業或跨應用範疇的語詞借用中，二者必有某些相似點，但二者在上下文的情感和語體色彩上仍能保持一致和諧（楊春霖、劉航 1996：854）。例子如：

- ◎ 原來我身價十萬一和那幾位「大條的」同胞一個價碼。（李喬〈泰姆山記〉）
一指重大通緝犯。
- ◎ 「他是管押米（走私）的，誰叫他管起乳房來啦？」（鄭喚〈渡邊巡察事件〉）
- ◎ 那天早上我們照常去做我們的「生意」。我爸西裝革履，還帶上眼鏡。提著個大皮包，乍看起來蠻像銀行的總經理。我媽「大腹便便」，我「背著小妹妹」。其實我爸的大皮包，我媽的大肚子和我背上藏著的全都是「押米」物質，肉類或花生米等等。通常一斤豬肉三角五，帶到台北去就可以賣到五角或更高的價錢。只要通過「輸出站」，臺北站是不成問題的。（鄭喚〈渡邊巡察事件〉）

以上或借用「經濟用語」，或借用「職業行語」，或類似「江湖黑話」，這方面或稱為「隱語」，可說都屬「借用」的修辭表現。目前社會中，在各行各業中尚有許多行業「隱語」，它們也是委婉語言中佔有一大宗的特殊語言表現。

（五）有關「事物情態」的委婉語及其修辭技巧

1. 委婉形式表現

- ◎ 看看孫猴子厲害還是如來佛厲害！我暗自發狠。（鍾鐵民〈秋意〉）
- ◎ 老頭兒瘦，牙全掉了，兩頰深深的陷下去，一雙白鶴腿（鍾理和《笠山農場》）—比喻非常瘦。
- ◎ 在月光下徘徊的女人，在屋簷下竄出來的影子，一雙發綠光的眼睛……（黃娟〈失落的影子〉）
- ◎ 媽常說：「阿雪，妳是個礙眼兒的孩子，最好悄悄地躲起來，千萬不要叫頭家娘看見！」（黃娟〈失落的影子〉）
- ◎ 他還是把筆記本抽出來，他終於看到那個東西。（李喬〈退休前後〉）—指他人的評語。

- ◎ 渡邊這才言歸正傳的小聲問我媽：「喺，那個還有點賣剩的嗎？今天有客人，給我弄一點來好麼？」（鄭喚〈渡邊巡察事件〉）
- ◎ 「你呀！你什麼都不知道。女人嫁出去就像潑出去的水，回娘家，骨頭才輕哪！」（鍾鐵民〈送行的人〉—指地位無足輕重）
- ◎ 在力氣大的男人面前，女的弱得像豆腐一樣。（呂赫若〈牛車〉）
- ◎ 真多孔竅。（李喬〈皇本梅一夫〉）—指麻煩多。
的方便。許多人受不了，就只好走路了！（黃娟〈弱點〉）
- ◎ 「還不是老套，『若不是有語言的障礙，就可以得到更好的評價』等等……」（黃娟〈弱點〉）
- ◎ 那婦人心肝可真黑了的（鍾肇政〈大嶺坎的嗚咽〉）—比喻狠毒。
- ◎ 「嗯嗯...唔唔」，對內心的嘮叨我只是冷冷地敷衍著。（李喬〈蜘蛛〉）—指道德良心。
- ◎ 明天尊姓大名公諸報刊，對我某方面的無形後果怎樣，真是不敢想像。（李喬〈蜘蛛〉）—指聲敗名劣。
- ◎ 「真難為他兒子媳婦過得下。」（鍾鐵民〈送行的人〉）
- ◎ 當終戰的事實和方式被確切證實時，梅本一夫聽到一陣轟然巨響，金屬品和磚瓦牆石碎裂的聲音。（李喬〈皇本梅一夫〉）—指震驚。
- ◎ 王老師那句話，當時他很「感動」。（李喬〈退休前後〉）—指激動。
- ◎ 你無目睷也有耳仔。難道你尚在甕底？（賴和〈棋盤邊〉）—指不知外界世事。
- ◎ 今仔日又出來亂拿。（賴和〈辱?!〉）—「抓人」之意。
- ◎ 就請大人來，那時候向大人說好了。冷飯總有吃的！（意指坐拘留所）（呂赫若〈牛車〉）
- ◎ 「是呀。如果輸了，就花個夜把工夫，到有錢人底府上叨光叨光，靠得住又是錢。捉到了就在那裏住個幾年把，那時候有飯吃，正好—」（呂赫若〈牛車〉）
- ◎ 「—母親死後，翌年，父親續絃。」（呂赫若〈逃匿者〉）
- ◎ 或者是因為有點懸疑；也有可能是由於不安或好奇心的緣故，二樓走廊暗綠色的窗簾始終拉得緊緊的，裡頭似有幢幢黑影。（呂赫若〈萍踪小記〉）
- ◎ 但是，在罔市內心裡却有一到無法說與人知的祕密傷口，無時不在狠狠地啃噬著她。（呂赫若〈暴風雨的故事〉）
- ◎ 「阿兔！還不給我起來！挑個傢伙，趕快！」阿兔不願意立即回答，還是病倒的爸爸先醒了。（鄭喚〈狗尾草〉）

- ◎ 阿亮伯曾意味深長的說：「那猴妹仔一家人也該倒楣啦！」（鄭喚〈猴妹仔〉）

有關事物情態中，尚觀察到有一類專門為動物而寫的特殊委婉語，如鄭喚小說中非常喜歡寫「蛇」，但卻多以委婉的方式來表達，例子如下：

- ◎ 阿玉聚精會神的做著她的工作，這不是首次，已經有過好多次經驗了，她不應該這麼駭怕，但她依舊那樣駭怕，駭怕那個頑強的東西會掙脫開她的掌握，把銳利的牙齒撲向她的手臂甚至身上任何部份。（鄭喚〈蛇果〉）
- ◎ 每隔一段時間她都要活捉那個頑強的可怕玩意兒，希望它的可怕特質會轉移到那顆植物上面。（鄭喚〈蛇果〉）
- ◎ 阿玉有一種錯覺，以為那頑強的長長的東西的精髓不是往樹幹射出而是射進自己身上。（鄭喚〈蛇果〉）
- ◎ 她回憶少女時代，有一個夏天的夜晚，那個長長的東西竟然爬到她的竹榻上來了，把她嚇得暈了過去，是父親聽見了聲響跑過來看，把那長長的東西收拾了。（鄭喚〈蛇果〉）
- ◎ 父親很能幹，但父親卻給那傢伙奪去了性命了。（鄭喚〈蛇果〉）
- ◎ 種下菓樹，不過是她的第一步驟，那本身事毫無意義的，還要看她再接再厲的輔助工作，有一天當她發現路上躺著那可怕的玩意兒，而牠的尾巴深的長長恰到好處的時候，她使出渾身的勇氣抓緊了牠的尾巴，往後一抖，牠暫時癱瘓了。（鄭喚〈蛇果〉）
- ◎ 每每她有一種錯覺，以為牠們的精華不是注入那無情的菓樹而是一秒又一秒的經自己血管注入，或者自己也變成那菓樹的一部分了，那菓樹也懷著跟自己一樣的感情在接受那些精華，是恐怖，也是歡悅。（鄭喚〈蛇果〉）

彭瑞金評鄭煥作品即住鄭氏作品的這一項特色，他以〈蛇與死亡合織的農民故事〉為題，文中評論道：

鄭煥是戰後第一代作家中，最具代表性的農民文學作家，早期作品裏，蛇暗示的詭異奇譎也被發揮得更透徹，蛇與死亡是鄭煥的作品雅好寫到的題材，《猴仔妹》裏的十三篇作品裏都有死亡，而〈蛇戀〉與〈蛇菓〉恐怕是《湖底人家》之外，鄭煥寫蛇作品的極致，將蛇與人性之間的牽連，寫得出神入化。其實，在這麼巨量的蛇與死亡題材中，作

者對蛇與死亡正面的著墨並不多，顯然作者並無意探討這兩者具體的實質意義，只是表示那是生命中如影隨形的一種存在，暗示了生命的質與變。

可知鄭喚的農民及山林生活使它體會到「蛇」令人畏懼的地方，因而有不少委婉深入的描寫。

其他有關動物情態的描寫還有：

- ◎ 據說選購這種母豬，面孔越醜越好，如果這個條件確實，眼前的這隻母豬可以稱得上是上上之選了。(鍾鐵民〈約克夏的黃昏〉) — 反語
- ◎ 那個畜生也文到了什麼，拼命的往後退，阿齋叔死命的拉住牠的鼻繩，阿春哥跟青豹也在牠的脖子裏套上粗繩子，從左右往前拉，但是那頭強壯的傢伙卻用盡了牠四腿的力氣，不肯往前走去。(鄭喚〈狗尾草〉)
- ◎ 這個時候跳已經太遲了，現在只有安安分分的待在浴缸才對，那樣才可以活得更久些。(鍾鐵民〈秋意〉)
- ◎ 洪天送的聲音漸漸沉澱下去，直到餘音消失於黑夜時，突然陰森森的寂寞掩蓋過來。溶於月光的青霞夜氣，漸漸深沉。(龍應瑛宗：植有木瓜的小鎮)

2. 委婉修辭技巧

(1) 省略、吞吐

- ◎ 「我怕學校的老師會……」「混蛋！從今天起你不要再去上學了，留在家裡工作。」(呂赫若〈暴風雨的故事〉)
- ◎ 春木待還要繼續說下去，琴琴卻不耐煩地站住：「我請你到車站來，是有事拜託你……」(呂赫若〈婚約的奇譚〉)
- ◎ 「你怎麼啦？是有關……的研究啊，你難道忘了？」(呂赫若〈婚約的奇譚〉)
- ◎ 「可是……」「可是什麼？」「討厭。明知道人家……哎呀，不跟你說啦。」(呂赫若〈萍踪小記〉)
- ◎ 於是她替他解開襯衫……。(鍾鐵民〈帳內人〉) — 省略句
- ◎ 路邊攤開的破麻袋上堆著高高的菸葉，又長又厚的菸葉看起來是多麼可愛

- 呀！多少年沒種得這樣好的葉子了，只可惜……。(鍾鐵民〈菸田〉)
- ◎ 有三個小時的步行路程等著他去走完，要回來一趟，真談何容易，要不是阿桃……(鄭喚〈蛇戀〉)
 - ◎ 當阿龍意談起阿桃，阿安伯總是搖搖頭，自言自語的說：「那個小妹仔，唔，像她那樣的小妹仔……」(鄭喚〈蛇戀〉)
 - ◎ 突地她的思考像觸了礁一樣地擱淺了，於是一張陌生的臉，從她記憶深處緩緩升起……(黃娟〈負荷〉)
 - ◎ 那不是一張容易遺忘的臉，那更不是一段塵封的了的記憶……(黃娟〈負荷〉)
 - ◎ 「可不是？誰知道漪會是……」他在心裏憤憤地。那以後他沒有再見漪，漪也不再來信了，那一字一淚的信。(黃娟〈一隻鳥〉)
 - ◎ 「我道歉，我道歉，一千個不是，一萬個不是，全怪我不對。你知道家父嚴厲，不顧我的反對訂了這們親事，我只好……」(黃娟〈寂寞的月〉)
 - ◎ 凌亂的辦公桌，不足以表示他心中的紛亂，他突然覺得掙扎的無意識和奮鬥的
 - ◎ 「朱麗，我想他是……其實早就該懷疑到的，他那症狀，不是和一九八一年在洛杉磯發現的病例很像嗎？我怎麼會這樣糊塗，沒早點兒想到……」(黃娟〈世紀的病人〉)
 - ◎ 對一個得了絕症的病人，我們能做的最起碼的事，是表示同情，而不是懼怕。何況我們也還沒有確定他就是……(黃娟〈世紀的病人〉)
 - ◎ 「他會來的，可能快了……」(黃娟〈世紀的病人〉)
 - ◎ 「邁克真的說出那個字眼兒嗎？說他是個……」(黃娟〈世紀的病人〉)
 - ◎ 「那不是你的錯，誰會想到邁克是個……」(黃娟〈世紀的病人〉)

(2) 疑問

所謂疑問有些是有疑而問，有些是明知故問，目的都在強調語意，引起他人的注意，並激發讀者的聯想，要讀者去解疑，或去思索字裡行間所蘊含的言外之意，改直述為疑問，不直接以答案示人，由此也可達到委婉的效果。

- ◎ 「她說是賣肉粽？」我慄慄然的。「賣肉粽？只怕不是。」(鄭喚〈小船與笛子〉)

(3) 摹繪

- ◎ 「現在的年輕人也真不懂事，初夜裏不見紅，就硬說新娘子不規矩。我給那個人上了一課，告訴他在有些情形下並不見紅，新娘子卻毫不含糊地是純潔的。」(黃娟〈一隻鳥〉)
- ◎ 多麼愚蠢，他曾經苦苦地尋找那紅色的斑點。(黃娟〈一隻鳥〉)
- ◎ 他的心在跳動，他的腳步在搖晃，可是那深陷的眼睛卻閃著銳利的光芒。(黃娟〈一隻鳥〉)
- ◎ 感情熾熱的時候像火，但是不須多少時候就會變成灰燼。(鍾鐵民〈枷鎖〉)
- ◎ 得給它們一個好的園圃，他們將再開出燦爛的花朵，是的，它們不久將要有好的環境了。(鍾鐵民〈石罅中的小花〉)
- ◎ 當那白色的被單鋪得沒有一絲皺摺時，點黃色的污漬吸引了他的注意，什麼時候濺了這幾滴黃點來著？他低頭細看，篤地一種意念閃進了他的腦海，於是他把臉撲到床單上，來回的細瞧，沒有，一點一滴都沒有，那紅色的斑點。(黃娟〈一隻鳥〉)
- ◎ 他的心突地下沉了，沉到無底的深淵……。漪獻給他的並不是完整的身軀——這可怕的發現，他不能接受。於是他再度低頭細瞧，這樣無數次地看了又看，摸了又摸，可是只有那黃色的斑點，黃色的污漬。為什麼不是紅色的呢？他絕望地呻吟。(黃娟〈一隻鳥〉)
- ◎ 他以為漪是愛他愛得深才那樣的。早摘的青果，竟然還有先客，他嘗到了那苦澀——無法忍受的。(黃娟〈一隻鳥〉)

(4) 婉曲

- ◎ 汗水已經溼透了我的上衣，太陽真烈！我覺得走這段路比我揹穀包還苦！(鍾鐵民〈送行的人〉)

(5) 閃避

- ◎ 「~~×~~~~×~~~~×~~」他在心裡罵了一句，卻不知道如何反擊，事實上根本就沒有反擊的。(黃娟〈弱點〉)

(6) 比喻

- ◎ 突然，眩眼的園景便消失在瞬間昇湧的雨霧裡。(呂赫若〈萍踪小記〉)
- ◎ 他看著雨水浸濕的柏油路正閃著夕陽的反光，對故意要走向罪惡之路的自己感到傷心。(呂赫若〈女人心〉)

(7) 引用

- ◎ 老師說過，男子漢應該要從容就義，我沒法可想，只好乖乖下來。(鍾鐵民〈阿憨伯〉)
- ◎ 笑浪未矣，聽見後面座位上一個同學噓了一聲，他們都及時「改邪歸正」，只有我一個還在教壇上比手畫腳(鄭喚〈猴妹仔〉)
- ◎ 「那位 Miss 走了，魏立天碰了釘子。」(黃娟〈這一代的婚約〉)
- ◎ 過一會兒，好菜下肚，氣也就消了，誰知道他是不是又挨了上司的悶棍子？(黃娟〈命運的鞭子〉)
- ◎ 「有什麼了不起，又不是綺年花貌，怕人家吃豆腐！」陳世華在心裏罵了一聲，卻在背後聽見稍微做作，但是頗為友善的聲音。(黃娟〈相輕〉)
- ◎ 你那個同鄉——林博士，好像滿有一手啊……你們不認識吧！(黃娟〈相輕〉)
- ◎ 「哈、哈、哈……」陳世華的老闆笑了：「原來是因為在你那裡碰到一鼻子灰，才找我訴苦了……」(黃娟〈相輕〉)
- ◎ 剎那間，那張臉上相疊了凱西那充滿冰霜的臉……(黃娟〈相輕〉)
- ◎ 「勸我什麼？要我學學八面玲瓏的做官術是不是？」明煌搶先說，然後自嘲的哈哈大笑。那笑聲在寂寞的空氣裏迴盪，盪出明煌近似絕望的悲痛情緒。(黃娟〈命運的鞭子〉)
- ◎ 這之後他不再說話，一任老闆以那種餓貓戲弄老鼠的態度，在每一個星期五，享受那苛薄的遊戲。(黃娟〈弱點〉)
- ◎ 就是這個最現實的問題，把人人逼得為「五斗米」而折腰。(黃娟〈弱點〉)
- ◎ 突地，我感到一陣激動，他含笑的眼睛便在眼前逐漸地模糊……(黃娟〈這一代的婚約〉)

(8) 誇張

- ◎ 沒有趕回家吃午餐，媽媽會剝我的皮。(鍾鐵民〈竹叢下的人家〉)

(9) 借代

- ◎ 我可憐的小腿肚和屁股又要倒楣了。(鍾鐵民〈竹叢下的人家〉)
- ◎ 那天的經歷實在有趣，只可惜挨媽媽那一頓竹絲真痛，只要炳金伯不多嘴把游水的事說出來多好？(鍾鐵民〈夜歸人〉)
- ◎ 阿兔的媽也裸著上身，慫慫然的想掙開著離開，阿齋叔不放過她，從褲腰裏拉出了那把刀子。(鄭喚〈狗尾草〉)
- ◎ 她太可憐了，還不知道有個女人正向他伸出黑手，打算擊敗她。(呂赫若〈女人心〉)

(10) 移覺

- ◎ 皮癢你就來。(賴和〈浪漫外紀〉) — 指討打。

(11) 省略

- ◎ 我說你女人味兒都沒嘗過就得去送…。(李喬〈哭聲？〉) — 「女人味都未嘗過」指經歷男女性事；「送…」是「送死」省略式的委婉表達。
- ◎ 他提高了聲音再叫了一次，火機從豬欄那邊回答了他一連串的嗶嗶嗶嗶……。(鍾鐵民〈帳內人〉)
- ◎ 老人嘮嘮叨叨地像在自語，他的神情那麼莊穆，像已經沉醉在回憶裡了。他突然想起了祖父，當他在向他說話時，不也是這種神情嗎？他感到眼眶癢癢，阿財伯的容貌也模糊起來了。……(鍾鐵民〈石罅中的小花〉)
- ◎ 那同樣的一顆美人痣，她在哪兒看過呢？對著趙太太，她不由發起楞來……(黃娟〈命運的鞭子〉)
- ◎ 這回她聽到的不是神經在關節裏發作的聲音，她聽到的是憤怒在血管裏奔騰……(黃娟〈負荷〉)
- ◎ 變得這麼多，這麼快……他咬住了小胡末一句話，什麼意思？(黃娟〈一隻鳥〉)
- ◎ 他開始不安，出奇地不安……有什麼事兒不對了？(黃娟〈一隻鳥〉)
- ◎ 事情是她願意謀的，可是臨了兒仍是去不掉無謂的虛榮心，於是她下意識地延宕著……(黃娟〈命運的鞭子〉)

- ◎ 一種巧合，真正的巧合……（黃娟〈命運的鞭子〉）
- ◎ 不，那是「命運」無情的鞭子，打在她瘦弱的身上……（黃娟〈命運的鞭子〉）
- ◎ 「我以為不至於輪到我……」那聲音因過度的刺激而顫抖著。（黃娟〈世紀的病人〉）
- ◎ 「他說他無法自制，他必須出去尋找他的生活方式……」（黃娟〈世紀的病人〉）
- ◎ 可是就在這一剎那，另外一個他，卻像是巨人般地站在這個高樓裏，俯瞰變成了小人的自己，可憐兮兮地在齷齪的人類世界，辛苦地鑽營著……（黃娟〈相輕〉）
- ◎ 「就是走出了一個地獄，再走進另一個……」（黃娟〈弱點〉）
- ◎ 「呵呵呵。」男人厭惡地笑著。「今晚，去哪裡？」（呂赫若〈女人心〉）
- ◎ 梅華常問我：「有發展嗎？」她指的是戀愛。我搖頭不語。沒有開始，哪兒來發展？（黃娟〈相親〉）
- ◎ 「真的是與生俱來的嗎？你認識他這麼久，有沒有發現他與其他的男人不同？」（黃娟〈世紀的病人〉）
- ◎ 「鳳美聽人說她跟旅客走進了旅館……」我失魂落魄的告訴他。「賣肉粽？只怕不是。」（鄭喚〈小船與笛子〉）
- ◎ 「我不想去！不過先回去看看有沒有一件較像樣的衣服再說！」（鄭喚〈狗尾草〉）
- ◎ 想了真有些不甘心，她使勁地握緊了拳頭，立刻引起了那要命的疼痛……（黃娟〈負荷〉）
- ◎ 是的，神經在關節裏衝直撞，撞得她血淋淋地……（黃娟〈負荷〉）
- ◎ 可是現在什麼都不是了……（黃娟〈奇遇〉）
- ◎ 不用說我有多麼吃驚，這一身浪子打扮，這一口綠林好漢似的開場白，還有那戲劇化的出場……我的臉色蒼白了。（黃娟〈奇遇〉）

（12）象徵

- ◎ 洪天送的聲音漸漸沉澱下去，直到餘音消失於黑夜時，突然陰森森的寂寞掩蓋過來。溶於月光的青霞夜氣，漸漸深沉。（龍應瑛宗：植有木瓜的小鎮）

（13）對比

所謂「對比」就是把兩個對立的事物，或者一事物的兩個不同方面放在一起，加以比較的修辭方式（楊春霖、劉航 1996：854），如：

- ◎ 這樣年年寅吃卯糧，窮得真正到了家徒四壁的地步，儲蓄自然變成了永難實現的夢想。（呂赫若〈暴風雨的故事〉）
- ◎ 十幾年的羞辱、積憤在這一刻盡情宣洩。（呂赫若〈暴風雨的故事〉）
- ◎ 田裡、園裡都灑滿了金色的陽光，竹子紋風不動，風已經死了。（呂赫若〈暴風雨的故事〉）

把極度相反的事物拿來作對比，二者差距甚遠，製造了反差，由此而增加了文章意涵的表現力。

（六）有關「錢財」的委婉語

1. 委婉的形式

人人都希望財運亨通，金錢富足，所以破財的話語都用委婉語代替，如「豬舌」叫「豬利」，絲瓜叫「吉瓜」或「勝瓜」，只因「絲」與「輸」同音而改稱。客家文學中有關錢財方面也有一些相關的委婉語，例如：

- ◎ 因為今年的御歲暮乃意外減少。（賴和〈不如意的過年〉）—日語借詞，指年節時他人送的禮物。
- ◎ 相爭賺食。（賴和〈蛇先生〉）—指賺錢討生活。
- ◎ 哈哈！著！運動去！（賴和〈棋盤邊〉）—「活動」之意，此處指行賄。
- ◎ 後來有人教她向法院提出訴訟請求慰藉料。（賴和〈可憐她死了〉）—日語借詞，指離婚贍養費。
- ◎ 這幾年進來的職員，誰和他沒有絲絲線線的？（李喬〈退休前後〉）—指金錢往來。
- ◎ 官長不能無些進獻。（賴和〈不如意的過年〉）—指收受錢財。
- ◎ 明講先生禮二百四。（賴和〈蛇先生〉）—送給老師的錢財。
- ◎ 在台灣，他沒有工作的經驗，但是「官商勾結」，「紅包上衙門」以及「有錢可以使鬼推磨」等等的事兒，他倒是經常聽到的。（黃娟〈相輕〉）—指賄賂。

2. 委婉的修辭技巧

(1) 異語

以上有關錢財的委婉語許多都是「不義之財」的代稱，所謂「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非分之財是不符合社會正義，因此對此多有委婉的表示，其中「御歲暮」、「慰藉料」、「運動」等借用日語來委婉表示，拉大委婉語和本來所指事物間的距離，這在修辭學上屬「借語(或稱「異語」)」，據楊春霖、劉航(1996: 961)可知：所謂「借語」就是利用非漢語普通話詞語(包括外族語詞或漢語其他方言詞)，「御歲暮」等是以外來語委婉說明本義的「外語借語」，這種方式同時也可為文章增添異域情調以及時代文化的色彩。海陸客語另有一特色，就是具有不好意思的詞彙有時會轉用閩南語或日語來稱說，是一種「借音替換」法，如譏斥人「癩腿、多管閒事、駝背」時往往用閩南語的「跛跛、雞婆、佢僵」來形容。而罵人固執時說頭腦像「康固力」，笑人家肥胖時說身材像「歐巴桑」，按「康固力」即日語「水泥」，「歐巴桑」即日語「中年婦女」之意，以其他語言委婉譏諷往往有指桑罵槐的效果。而「賺食」則是「方言異語」，借用方言詞來顯示本意，為文章增添了生活氣息與地方色彩，與前述的日語借詞便有不同的語體色彩。

(2) 借代

因語言避忌而以其他間接方式來代替原本說法，這是頗為常見的委婉表現，借用外來詞，其語音形式和書寫形式都是生疏的，如此可以延長其心理準備過程，因而起到委婉作用¹⁶，因此「借代」是委婉語的基本原則。按借代方式多是以「正言」、「吉言」或「雅言」來代替，其他也有以「顏色」代替，以「全體」代部分，或以「外語」代原來語言的種種借代用法，「御歲暮」借用外語，「紅包」則是「特徵借代」，以錢財相關事物來代指送錢打通關的行為。

(3) 比喻

¹⁶余烈全，〈淺論委婉語的語義取向〉，《重慶石油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3：2期，頁55。

「絲絲線線」則運用了比喻的手法以表示金錢上的瓜葛，形象生動而貼切。

(4) 引用

「有錢可以使鬼推磨」則屬「引用」格中的暗用俗諺。

(5) 諱飾

如「進獻」、「先生禮」則可說是運用了美化修飾的「諱飾」修辭手法。

(七) 有關「處所」的委婉語及其修辭技巧

1. 委婉表現

- ◎ 這不出一百公尺的街道，竟然三步一小「半夜門」，五步一大「半夜門」，害得滿街都是狂風浪蝶，真夠熱鬧！（鄭喚〈渡邊巡察事件〉）
- ◎ 這下我爸可有些心軟了，滿身的漏洞，說時遲那時快，我媽已經反攻過來了，我媽使出了它的絕招，一伸手，抓起了我爸的大腿根，哼，我爸穿的很短的內褲，等於是「不設防城市」，這一看，可真抓緊他的弱點了，他慘叫幾聲，立即發出哀求聲來。（鄭喚〈渡邊巡察事件〉）—指鼠蹊部。
- ◎ 講那三十三天外的事。（賴和〈棋盤邊〉）—佛家語，高遠的天之外，比喻不著邊際的地方。
- ◎ 大概在這漩渦中無人能逃也無人反抗吧。（李喬〈孽龍說〉）—指傳統文化的環境。
- ◎ 「嗯，在火磚城裡面給飯吃的咯。我是到無論怎樣也沒有辦法的時候，還故意跑去吃呢。沒什麼可怕的，看守已經成了朋友。」（呂赫若〈牛車〉）
- ◎ 是因為好賭常常被關進豬窠（指警察署的拘留所）去的脚色，楊添丁聽說他因為做賊犯了案，被送進監獄去了。（呂赫若〈牛車〉）
- ◎ 他是超過五十歲的弱不經風的男子，在「豬的箱子」裡吃盡苦頭。（龍瑛宗〈從汕頭來的男子〉）—指日本人設的拘留所。
- ◎ 走廊上著很多負傷者...宛如阿修羅光景。（龍瑛宗〈燃燒的女人〉）—佛家語，指地獄。

- ◎ 這是後街。橋上緩緩推移的污水，夕陽殘照下呈現一灘灘灰白夾灰青的顏色。(李喬〈蜘蛛〉) —指花柳巷。
- ◎ 不過當他到綠燈戶去求證時，身體功能居然正常，面對盡愛的妻子他卻不能 (李喬〈昨日水蛭〉) —指妓女戶。

2. 委婉的修辭技巧

(1) 比喻

客家文學作品中有關處所的委婉語不多,其修辭法多以「比喻」法爲之,如「火磚城」、「豬窠」、「豬的箱子」、「不設防城市」、「漩渦」等都是運用了比喻的手法。

(2) 借代

如「半夜門」是以「門」借代場所。

(3) 引用

上例「三十三天外」、「阿修羅」則引用了佛家的典故。

以上修辭手法讓不可直言的妓女戶監獄、地獄，或更爲抽象的場域如不著邊際的地方或傳統文化環境等有了更爲婉轉的表達方式。

(八) 顯現「時代性」的委婉語

由於所選十位作家或處日治時代，其中有些政治因素使得人們有些話題無法直言，只能改用委婉的說法；其中還有戰後第一代及第二代作家，他們則經歷了戰後經濟蕭條及政治解嚴等時代，由其中所婉指的事物可以看到字面下所顯現的時代特色，因此將這類委婉語歸爲同一子題，其表現如下：

(1) 委婉的表現

- ◎ 還受到侮辱，即佈下非常線。(賴和〈浪漫外紀〉)一日語借詞，指警戒線。
- ◎ 汝還未嘗到他青草膏的滋味。(賴和〈一桿秤仔〉)一本指草藥煉成的膏藥，此處暗喻嚴刑拷打。
- ◎ 天皇陛下居然向「民草」及全天下敵友宣佈「終戰」。(李喬〈皇本梅一夫〉)一指戰敗。
- ◎ 「前進」，向著那不知道著處的路上...(賴和〈前進〉)一指抗日。
- ◎ 他是超過五十歲的弱不經風的男子，在「豬的箱子」裡吃盡苦頭。(龍瑛宗〈從汕頭來的男子〉)一指日本人設的拘留所。
- ◎ 「紅紙」一定會來的。(龍瑛宗〈疾風和野草〉)一指徵兵令。
- ◎ 現在雖是無盡的黑暗與悲哀，但不久之後，美麗的社會將會來臨。(龍瑛宗〈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一指日本統治時代之暗無天日。
- ◎ 巨大的歷史變動來到。(龍瑛宗〈死於南方〉)一指戰爭。
- ◎ 碧霞說到這兒，拍了一下腦袋：「記憶力全退，只記得那段時日……」(黃娟〈秋子〉)一指「二二八事件」
- ◎ 打開報紙，總是最關心台灣的新聞。她大兒子說，台灣已經到了雪融的時代，許多事情正在轉變中，我們必須密切注意。(黃娟〈警棍下的兒子〉)
- ◎ 大戰結束...可是春陽中夾雜一股霜雪寒氣，夏日裡蘊藉一團無形颯。(李喬〈泰姆山記〉)一指戰後的蕭條及人心的浮動。
- ◎ 「休假？別做夢！裁了。」明煌大聲地吼。(黃娟〈命運的鞭子〉)一指被解雇。
- ◎ 因為農家不能靠農產品收入來養家，農村人口自然流向都市，為工廠提供大量的廉價勞工，農村會繼續萎縮和蕭條……(黃娟〈警棍下的兒子〉)
- ◎ 有一天，她也要和阿伐並肩走在「農民請願遊行」的行列裏……(黃娟〈警棍下的兒子〉)
- ◎ 「嗯，說來說去是這樣的不景氣。我也不能只是耽心別人底事啦。做生意總想賺錢，像從前那樣，用慢吞吞的牛車，就划算不來。」(呂赫若〈牛車〉)
- ◎ 「你說看是怎麼回事？」春木有點不安。「你是左傾的一哎呀，這樣說不好。應該說已經認清了人世間的真實相。立志要為世界……好好奮鬥一番……」(呂赫若〈婚約的奇譚〉)
- ◎ 在那山豬的紅紅的肉塊裏，阿玉彷彿看到了赤條條的男人和男人貪婪的欲望。(鄭喚〈蛇果〉)

(1) 婉曲

- ◎ 還受到侮弄，即佈下非常線。(賴和〈浪漫外紀〉) — 日語借詞，指警戒線。
- ◎ 巨大的歷史變動來到。(龍瑛宗〈死於南方〉) — 指戰爭。
- ◎ 「嗯，說來說去是這樣的不景氣。我也不能只是耽心別人底事啦。做生意總想賺錢，像從前那樣，用慢吞吞的牛車，就划算不來。」(呂赫若〈牛車〉)

(2) 借代

- ◎ 汝還未嘗到他青草膏的滋味。(賴和〈一桿秤仔〉) — 本指草藥煉成的膏藥，

(3) 諱飾

- ◎ 天皇陛下居然向「民草」及全天下敵友宣佈「終戰」。(李喬〈皇本梅一夫〉) — 指戰敗。

(4) 雙關

- ◎ 「前進」，向著那不知道著處的路上...。(賴和〈前進〉) — 指抗日。

(5) 比喻

- ◎ 他是超過五十歲的弱不經風的男子，在「豬的箱子」裡吃盡苦頭。(龍瑛宗〈從汕頭來的男子〉) — 指日本人設的拘留所。
- ◎ 打開報紙，總是最關心台灣的新聞。她大兒子說，台灣已經到了雪融的時代，許多事情正在轉變中，我們必須密切注意。(黃娟〈警棍下的兒子〉)
- ◎ 大戰結束...可是春陽中夾雜一股霜雪寒氣，夏日裡蘊藉一團無形颯。(李喬〈泰姆山記〉) — 指戰後的蕭條及人心的浮動。

(6) 摹繪

- ◎ 「紅紙」一定會來的。(龍瑛宗〈疾風和野草〉) —指徵兵令。
- ◎ 現在雖是無盡的黑暗與悲哀，但不久之後，美麗的社會將會來臨。(龍瑛宗〈植有木瓜樹的小鎮〉) —指日本統治時代之暗無天日。
- ◎ 在那山豬的紅紅的肉塊裏，阿玉彷彿看到了赤條條的男人和男人貪婪的欲望。(鄭喚〈蛇果〉)

(7) 閃避

- ◎ 碧霞說到這兒，拍了一下腦袋：「記憶力全退，只記得那段時日……」(黃娟〈秋子〉) —指「二二八事件」

(8) 省略、吞吐

- ◎ 因為農家不能靠農產品收入來養家，農村人口自然流向都市，為工廠提供大量的廉價勞工，農村會繼續萎縮和蕭條……(黃娟〈警棍下的兒子〉)
- ◎ 有一天，她也要和阿伐並肩走在「農民請願遊行」的行列裏……(黃娟〈警棍下的兒子〉)
- ◎ 「你說看是怎麼回事？」春木有點不安。「你是左傾的一哎呀，這樣說不好。應該說已經認清了人世間的真實相。立志要為世界……好好奮鬥一番……」(呂赫若〈婚約的奇譚〉)

※小結

以上委婉語的構成方法各種各樣，豐富多彩，從其語言形式來看可以分為：

A. 語音手段

如賴和〈一桿秤仔〉中以「銀紙」代替「冥紙」，這類例子在文學作品中雖然不多見，但在客家人日常生活中一向如此稱說，而且至為頻繁，這種委婉語除了是以「吉」代「凶」，同時最重要的是委婉語的形成是建立在語音上的關聯性。

B. 詞義手段

諸多修辭格中最大的部分就是利用語義的關聯性作進一步的修辭，如「比喻」是基於事物某部分意義上的相似性，「婉曲」是語義的折繞，「閃避」是語義的模糊化，「省略」是語義的留白，「跳脫」是語意的突接，「雙關」中除了諧音的雙關還有「歧義」的雙關…這些都是依「語義」而形成的委婉表現。

對意欲避談之事更多用同義或反義等詞彙替代手段改換來作委婉的表達，有「同義替換」，如將死亡說成「過世」；有「反義替換」，如將「撿骨」說成「撿金」；有「近義替換」，如將「生病」說成「人無爽快」、「人不自然」；也有「轉義替換」，如將「自殺」說成「尋求解脫」等。

語義表現還可由以下幾個方向來看：

1. 語義虛化：一些本具有實在意思的詞語，在一定的語言環境中使去原來意義，不再實指而為虛指，如「那個」一詞。
2. 語義跳躍：若干連用的獨語句式，在描繪景物，描寫氣氛時是組成一個整體來表情達意的（即「完形認知」），若細致地分析其句子之間意義的聯繫，則又是不大確定的，如呂赫若〈牛車〉：「這麼還—你到底為什麼這樣不懂道理！」，上下語義之間語意有所跳脫，其中具有一定的「模糊因素」，也是一種委婉表現。
3. 語義空白：在言語表達中，由於情感複雜，一時說不清楚，或說清楚了反倒不如不說清楚得好，因而有意留下空白，說一半而留一半，如李喬〈恐男症〉：「它確實不再是蒼白的紙筒，而是…」，文句故作吞吐，留一部分讓聽者或讀者盡情發揮自己的想像力和理解力去作填補，未說的部分欲說還休，文義若隱若現。
4. 語意矛盾：將表面對立、不合邏輯的兩個概念或判斷組織在一起，尤其有一些反諷的字句，如鍾鐵民〈約克夏的黃昏〉：「據說選購這種母豬，面孔越醜越好，如果這個條件確實，眼前的這隻母豬可以稱得上是上上之選了。」藉此矛盾來表達言辭外深刻的褒貶之義。
5. 語義省略：語義省略是指語句已經完足，然而依前後語境來看似乎有下文而被省略，如呂赫若〈暴風雨的故事〉：「可憐的是罔市，為了家裡人的生活，不得不忍辱負重…」，後文用刪節號是表示語句有所省略而意有未盡。不言而似已言，語意含蓄，耐人尋味。
6. 語義比喻：如黃娟〈世紀的病人〉：「病人的呼吸粗而不規律，像即將停擺的時鐘。」，雖未直接準確指稱事物，但確準確表達了情感，

含蓄旁敲側擊，就是不講明中心語詞而以外圍意象烘托，將喻體的部分特徵向本體轉移。（劉汝山，姜曉瑜 2005）

C. 語法手段

眾多修辭格中，「省略」格省略句，「疑問」格則形成疑問句，這些則是運用句法變化而形成的委婉表現，足見委婉語研究不應只限於委婉語的探究，委婉語句也應列入以為探討對象。省略是把某些不願提及的字眼乾脆省去，文學作品中往往有省略不說而用刪節號帶過的委婉說法，如鍾肇政〈阿枝和他的女人〉：「又一陣燥熱，天啊，那是一個...他不敢說出來」，又如李喬〈死男症〉：「它確實不再是蒼白的紙筒，而是...」，這類都是「以不說為說」的委婉表現。

六、結語

以上可見台灣文學作品中委婉語非常常見，依以上所見又可歸納為幾種情況：

- (1) 客家文學作品中展現客家人所避免言及的事物有哪些，以上八類委婉語只是大致分分類，其他方面的委婉語也一定還有不少，僅在這些方面就可看到一個族群歷時的文化積澱¹⁷，一族群的文化至今保留在日常口語中，因此客家委婉語可說是客家文化的一面鏡子，其中射出文化的光芒色彩。
- (2) 吳禮權曾指出：漢語的委婉修辭共有幾種主要表現形態，即：用典、折繞、諱飾、藏詞、析字、雙關、諷喻、起興¹⁸等八項，本文觀察台灣語言及台灣文學作品中，為達委婉的目的而運用的修辭技巧就多達二十餘種以上，其中展現豐富而靈活的語言技巧。
- (3) 以上委婉語就「修辭技巧」來看，其中以「比喻」、「省略」等修辭技巧為最常見。隱喻使喻體掩蓋了本體，因而避開了所忌諱的事物¹⁹，「比喻」可以根據禁忌事物的特點，將其描繪成具有相同特點的可以接受

¹⁷李澤厚（1984：212）說：所謂「積澱」是指人類經過漫長的歷史進程所產生獨有的文化心理結構。

¹⁸吳禮權，〈論委婉修辭的表現形態與表達效應〉，《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3期，頁94。

¹⁹游桂蘭，〈委婉語的修辭表現〉，《三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3期，頁106。

的事物²⁰，例如客語將「死亡」喻為「變仙」，又如將「鬼」比喻為「好兄弟」，而「撿金、金斗甕」的喪葬習俗則是把「骨骸」委婉比喻成「黃金」。隱喻思維中具有「相似律」，以相類似的其他事物為喻可免尷尬和不妥。文學作品中如「三十三天外」、「較大尾」、「彫古董」、「土饅頭」等也是生動的比喻性說法。隱喻使委婉語更具文學韻味。

- (4) 處日治時代，言論自由受到箝制，因應特殊的時代背景而形成了特殊時代性委婉語，這是台灣文學委婉表現中較為特別地方，如羅成純研究龍瑛宗小說時曾指出：龍瑛宗小說具有「逃避主義」的傾向，而「這種逃避主義式的文學現象也可以說是那個時代的共同現象」²¹。在日本統治時代，客觀現實不容許他們赤裸地批評殖民統治者²²，「委婉暗諷」或「避而不談」正是文人對這個時代的抗議方式，從其委婉的言語之中可以看到作者「作品背後所背負之茫茫黑暗的文化」，其中深具時代性。
- (5) 委婉語消極來說是為了避開「不雅」或「不敬」的說法，積極來看則是創造優美動聽的詞語，某些不被認同的社會行為經「委婉」手法化妝之後就衍生出較為文雅的說法，如說「桃色事件」比說「男女通姦」文雅得多了，說「理容業」比說「剃頭師」更有敬意，這類委婉語都是經過刻意修飾的結果。

以上可見委婉語在語言上具有淡化、雅化及美化等不可取代的修辭作用，委婉語辭需傳達本意又需具含蓄曲折的形式，為完成「曲達」的目的，其中各種修辭法都應用上來，探究其中運用的修辭技巧將有助語言修飾的提升。

委婉語是經過加工提煉而美化的文學語言，其形式表現於語音、詞彙及修辭各方面。為達委婉目的創造了許多新詞，也賦予舊詞新的涵意（借喻）。

一般以為現代小說平白如話，然而本文透過「客家文學作品中的委婉表現」的研究，發現現代台灣客家小說運用多種修辭手法，其寫作手法的多樣化並不輸於其他有名的大家之作。本文主要從語言學角度出發，是試途透過跨領域的研究，由語言學來文學作品，當然這種方式難免侷限於形式的描

²⁰ 呂豔梅，〈委婉語的修辭功能與構成原則〉，《周口師範高等專科學院學報》，1999年4期，頁93。

²¹ 《台灣作家全集》—《龍瑛琮集》，前衛出版社，1993年，〈附錄〉，頁266。

²² 彭瑞金：〈從小說〈奔流〉看戰爭時期台灣作家的邊緣戰鬥〉，《民眾日報》2000年，17版，10月30日。

寫與分析而無法深入探究其中文學意涵，畢竟二者重點不同，有所偏重而無法兼美，但本文會試圖搜羅文學界中與本文作家或作品相關的解讀來補強這方面的不足。

委婉語辭需傳達本意又需具含蓄曲折的形式，為完成「曲達」的目的，可運用許多修辭技巧。委婉語的構成方式豐富且多樣，各類委婉語的創造大大充實了漢語詞彙語料庫，增添了作品的文采，因此各種修辭法都應用上來，探究其中運用的修辭技巧將有助語言修飾的提升。委婉語使語言表達更為得體，在文學上具有淡化、美化及雅化等不可取代的修辭作用，並創造出更為優美的文學形象和意境；在文化上委婉語還曲折地反應出某一族群的認知心理及價值取向。

薩丕爾《語言論》指出：「語言背後是有東西的，而且語言不離開文化層面」，委婉語也是社會文化域的鏡象映射，在探究文學語言的同時，經由源頭溯求可同時也由其中照見其中所展現的客家文化及作者身處的時代與社會特色。在社會語用上，委婉語使語言表達更為得體；在文化層面上，委婉語曲折地反應出某一族群的認知文化價值取向；至於文學方面則由其中創造出更為優美的文學形象和言語意境，委婉語不管在語言交際、文學表現及文化表徵上都具有相當程度的重要性。

台灣話的委婉語有其共性，也有其特性，它側面折射出台灣語言的一個側面。客家文學中的委婉辭語具深厚的歷史文化傳承性及現代文學獨創性，語言與文化間可相互闡發，委婉語折射出臺灣語言的一個側面，使我們瞭解台灣客家的歷史與文化特色。委婉語是語言的一種形態，是社會現象，更是文化的結晶，其中具有濃厚文化意涵，委婉語的創造大大地充實了漢語詞彙語料庫，並創造出更為優美的文學形象和意境，其構成方式豐富且多樣，它為文學表現藝術增添了無限光彩！

參考書目

- 《台灣作家全集》－《李喬集》，前衛出版社，1993年
- 《台灣作家全集》－《賴和集》，前衛出版社，1991年
- 《台灣作家全集》－《龍瑛琮集》，前衛出版社，1993年
- 《台灣作家全集》－《鍾理和集》，前衛出版社，1991年
- 《台灣作家全集》－《鍾肇政集》，前衛出版社，1991年
- 丁 川（2007：157-160）〈概念整合理論對委婉語構的認知闡釋〉《宜春學院學報》1期）
- 于 輝（2008）〈漢語委婉語的原型〉《西華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期
- 尹雲鋒（2008）禮貌原則下中英委婉語運用研究，成都理工大學碩士論文）
- 王 寅（2006）《認知語法概論》。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 王永忠（2003）〈範疇理論和委婉語的認知理據〉載於《外國語言文學》2期
- 王成宇（2006）〈思維與英語委婉語〉，《焦作大學學報》2期
- 王 萍（2007）《漢語修辭與文化》，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
- 王雅軍（2005）《實用委婉語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
- 石美玲（2002）〈賴和小說中的閩南語詞彙解讀及其特點分析〉，《興大人文學報》32期
- 朱金華（1999）〈英語委婉語新探〉，《安慶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3期
- 余烈全（2003）〈淺論委婉語的語義取向〉，《重慶石油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期
- 吳 穎（1996）〈關於禁忌語和委婉語的區別與聯繫〉，《洛陽大學學報》1期
- 吳功正（1990）〈古典模糊美〉，《社會科學研究》3期
- 吳幼萍（2003）《鍾理和《笠山農場》語言運用研究》，輔仁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
- 吳禮權（1997）〈論委婉修辭的表現形態與表達效應〉，《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期
- 吳禮權（1997）〈論委婉修辭的表現形態與表達效應〉，《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期
- 吳禮權（2004）〈委婉修辭研究〉，山東文藝出版社

- 呂豔梅（1999）〈委婉語的修辭功能與構成原則〉，《周口師範高等專科學院學報》4期
- 束定芳（2008）《認知語義學》，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 李元勝 2007：64）〈言語委婉策略的順應性研究〉《師範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3期
- 李喬、許素蘭、劉慧真編（2004）《客家文學精選集：小說卷》序，臺北：天下文化出版社
- 李澤厚（1987）其《美的歷程》，台北：谷風出版社
- 沈錫倫（1996）《語言文字的避諱、禁忌與委婉表現》，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 汪詩穎（2006）〈台灣閩南語禁忌語及其語意替代轉換之分析〉《第一屆台灣語文暨文化研討會》，中山醫學大學：台灣語文學系
- 周麗蕊（2001）〈從英漢語的塔布現象看語言的模糊性〉《連雲港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4期 p51-51；p51
- 林文欽編（2003）《文學美學研究資料選集》，高雄：春暉出版社
- 邵軍航（2007）《委婉語研究》，上海外語大學博士論文
- 邵軍航、樊葳葳（2002）〈委婉語的分類研究〉《信陽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期
- 徐春蘭、李豔萍〈現代漢語委婉語說略〉，《新疆專業大學》
- 徐碧霞（2004）《臺灣戰後客語詩研究》，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翁小芬（2000）《鍾理和笠山農場寫作言研究》，東海中文碩，2000年
- 郝英麗（2008：35）淺談委婉語的跨文化現象，遼寧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
- 張彥珊（1997）《現代委婉語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
- 張拱貴（1996）《漢語委婉語詞典》，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
- 曹 蔓（2005）〈委婉語的認知語言學分析〉載於《石家莊學院學報》7期
- 曹 蔓（2005）〈認知語言學的概念隱喻和委婉語〉《河南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期
- 曹保平、馮桂華（2003）〈客家語諱的類型及成因〉，《嘉應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5期
- 焉 麗（2006）〈從英語漢語中的習語、成語、委婉語看隱喻能力和隱喻運用〉《語言應用研究》3期
- 許 娟（2007）〈從禮貌原則視角談英漢委婉語的語用功能〉，《聯城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期
- 郭 熙（1999）《中國社會語言學》江蘇：南京大學出版社

- 陳原（2004）《社會語言學》。北京：商務印書館
- 陳敏（2008：5）〈關聯-順應視角下的委婉語〉《四川理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 陳貞吟（2003）〈呂赫若筆下的婦女樣貌及其對婚姻〉《高雄師大學報》15期
- 章艷（1998）〈英語和漢語中的語言禁忌〉，《同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期
- 彭瑞金（2000）〈從小說〈奔流〉看戰爭時期台灣作家的邊緣戰鬥〉，《民眾日報》
- 曾慶茂 2007：132）
- 游桂蘭（2006）〈委婉語的修辭表現〉，《三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期
- 費爾迪南·德·索緒爾（1985），《普通語言學教程》，臺北：弘文管出版社
- 黃俊英（2003）〈簡論中國古典詩歌的含蓄美〉《許昌學院學報》1期
- 黃慶萱（2002）《修辭學》，台北：三民書局
- 黃恆秋（1998）《台灣客家文學史概論》，臺北：客家台灣文史工作室。
- 黃躍進（2005）〈漢英關於“死亡”委婉語的文化交際內涵探討〉《漳州職業技術學院學報》4期。
- 楊冬英（2000）《台灣客家諺語研究》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台灣語言與國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楊兆禎（1999）《客家諺語拾穗》。新竹：新竹縣立文化中心
- 楊春霖、劉帆主編（1996）《漢語修辭藝術大辭典》，陝西人民出版社
- 楊麗娜（1996）〈淺議英語委婉語〉，《函授教育》4期
- 溫昌衍（2006）《客家方言》，廣州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
- 雷考夫（Lakoff）& 詹森（Johnson）（1980）著，周世箴譯，（2006），《我們所賴以生存的比喻》，台北：聯經出版社
- 劉光婷（2006）〈現代漢語委婉語論略〉，《隴東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期
- 劉汝山、姜曉瑜（2005）〈委婉語隱喻的運作機制初探〉載於《中國海洋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六期
- 劉清波、束定芳（1989）委婉語新探，外國語 p28，上海外國語學院學報 3期
- 劉寶俊（1995）〈語言的羅網〉，《中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期
- 潘悟雲（2001）〈避忌諱與古音考證〉，《中國語文研究》，（香港中文大學）1

期

鄭立信（1998）〈從委婉語的應用看英美社會的文化價值觀〉，收錄於《語言與文化》，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盧彥杰（1999）〈新竹海路客家話詞彙研究〉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諶莉文（2006）〈概念隱喻與委婉語隱喻意義構建的認知理據〉，《外語與外語教學》8期

賴文英（2004）〈客方言中的委婉語－以新屋鄉豐順客話為例〉，《語文與國際研究》1期

鍾肇政編（1994）《客家台灣文學選》，臺北：新地文學出版社

懷寧（1995）〈對委婉語的若干語言學解釋〉，《解放軍外語學院學報》2期

羅美珍、鄭曉華（1997）《客家方言》。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發行

嚴修鴻（1999）〈客家方言中的言語禁忌及委婉表達〉，《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3期